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二十五

孝宗四

淳熙八年春正月癸丑權給事中趙汝愚奏中書門下省錄黃陳源轉官差遣臣竊惟陳源係內侍而得參預一路軍政事體重大漸不可長臣嘗讀建炎二年詔書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管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借役禁兵當是時內侍與兵官交通借役禁兵且猶不可今乃假以一路總戎之任臣恐非太上所以防微杜漸之意也甲寅上宣諭曰陳源舊帶添差浙西副總管近奉太上皇帝聖旨為應奉有勞特轉兩官趙汝愚因論內侍不可干預軍事其言極當甚不易得丙辰又宣諭曰陳源可與在內宮觀免奉朝請密院更其應內侍見帶兵官者可並降指揮與在內宮觀永為定制

臣故詳而著之
 ○戊辰宰執進呈諸軍搗設錢數上曰此內外諸軍射射精熟人事也鄉來諸軍只習右手射近又教習左手射頗精各支搗設以示激勸○庚午知台州唐仲友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乾道九年例取撥常平義倉賑給上曰常平米今低價出糶若義倉米則本是民間寄納在官以備水旱既遇荒歲自合還以與民况台州自有義倉米可令賑濟○乙亥起居郎兼太子左諭德木待問奏事上曰春前一雪可喜待問奏近官僚對皇太子賀雪語及此皇太子曰大率草珍異之物皆不足為瑞惟年穀豐民間安業乃國之上瑞上曰東宮見識高遠待問奏近者因講周禮太府一節論國家用度當與百姓同其豐歉皇太子曰人君但當以節儉為本此乃言外之意非人思慮所及者又嘗對宮僚稱王佐天府之政云惟不畏強禦則可以立事不侮鰥寡則可以愛民為政要不出此兩事耳上曰孝問過人如此誠社稷之福待問奏此皆自陛下家孝中來上曰東宮亦自儉約宮中愛用瓦百極簡無他嗜好又謙和慈祥朕常語之曰德性自己溫粹須是廣讀書濟之以英氣則為蓋善上又曰恭者不侮

淳熙八年

家 景 克

義 倉 米

不 欲 崇 近 部

主 閩 葉

諫 齋 薄

人儉者不奪人恭儉者修身之本朕亦常以此為東宮言待問表臣亦切聞陛下踐履此兩句上曰朕平日用之古人謂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皆當踐履○二月庚辰進呈知福州梁克家乞宮祠上曰與復觀文殿李士趙雄等奏欲令再任上曰難云再任可降指揮依舊知福州○壬午宰執進呈未及展讀上喜見顏色宣諭云內侍賜北使宴自淮上回言麥正闕兩先得一雨後得三尺雪雄等奏陛下無一念不在斯民去歲雖旱先事措置米價不增民無流殍上曰亦賴卿等處置精審雄等奏今雖米賤猶慮其無錢可糴欲行下去歲旱傷州縣於義倉米內支給至二月終上曰正合朕意於是詔去歲江浙湖北淮西路郡縣間有旱傷去處已令多出椿積等米廣行賑糴今雖聞諸路米價低平其間鰥寡孤獨貧之不能自存之人無錢收糴深所矜憫可令州縣鎮寨鄉村抄籍姓名將義倉米賑濟務要寬惠及民如州縣奉行不虔仰本路漕臣及提奉常平官覓察以聞重賞典憲○己亥進呈太府卿蘇峴擬除閩漕上曰師揆來乞此闕乃是師垂為淮東提奉壞官錢二十餘萬緡兼聞其下尚有二第他日皆作郡則近地州府都占了莫若以高爵厚

之就開卿等言議既而雄等奏陛下方務廣恩既難批出為侍左右若作勸命以涉商量須因人言乃可議此上曰如且令師揆依舊淮西運判却別以一闕與師垂使遊其冗度必順乃除師垂閩漕○三月己巳上御集英殿策進士有曰司古之刑也近世殺越人于貨徒流而已覆出為盜將何以懲罰刑今可議乎是日宰執先赴奏事宣宗御試題聖諭云成周屬十法乃以處好惡今配隸盜賊其多欲奉行其法故以此發問如何○昇月賜黃由等力第出言有差○詔應臨安府及諸房儼不限費百十分減二○閏二月辛巳詔諸路監司帥臣各以所部郡守分二等治勸顯著者為臧貪刻庸繆者為否無功無過者為平詳加考察具名來上內臧否各著事實如考察不公合御史臺彈劾夏四月癸丑宰執奏事畢上宣諭曰昨日臨安取到諸縣亦薄已令官中繰絲看矢既而樞密院從容論事因及今歲雨暘上曰今歲雨暘以時而爾蠶及薄大麥亦穗短宮中所養蠶不可曉迨來已諭三省令王佐體訪求所以未至王淮民軫念及此天下之幸庚申奏事畢上曰雨恐妨麥已

考... 八年

備矣

又曰曾問王佐蘇爾今年如何薄趙雄等奏佐方取爾亦徧詢

諸縣續其奏聞上曰聞今年民間養蠶太多葉既難得

以繭薄孟子謂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勿失其時則可以衣

是言也○甲戌史浩等奏昨經筵讀二朝寶訓徹章臣等奏請繼續

何書翌日詔真宗正說宜以進讀自是間日退朝必御崇政非休假

未嘗暫止臣等竊讀正心篇論黃帝無為天下治上所謂無為者

豈宴安無所事事之謂乎臣浩又讀剛斷篇讀漢武知郭解能使

將軍為言其家不貧上曰武帝如此可謂洞照事情浩又讀大

篇論為政之道本乎大上曰勿渾渾而濁勿察察而明即此理

臣等切窺聖意固不推見淵微固將耳受躬行追感平景德

昔人主臨御日久非內感聲色則外事敗遊其蔽則至於溺

神仙今陛下天縱聰明日躋睿智歲時南浹篇帙再周帝王之

孔子之皇皇不是過也伏乞宣付史館詔從之○是月詔講

官侍立並以所聞退書其實○五月丙子上曰近日都下銷

皮丁於市不必降指揮論王佐嚴加禁戢若有敗露

朕以宰耕牛禁銅以及金翠等事刻之記事板每京

示之○已卯進呈丙輝轉對言集議唯強有力者是從不若令各為

議狀如論科率則禮部秘書省國子監官皆預之類上曰如此則發

集議矣趙雄等奏輝所論乃漢所謂雜議也恐亦可從上曰今後遇

事旋降指揮○是月以讀真宗正說終篇賜宰執侍讀侍講說書修

注官宴于秘書省○六月戊午戶部言去歲兩浙江東西湖北淮

旱傷共檢放上供米一百二十七萬九千餘石隨苗經總頭子勘

等錢計二十六萬六千餘貫詔並與蠲放○庚申戶部言乞撥還

年旱傷無收經總等錢二十六萬餘貫上曰可盡與之趙雄等奏曰

初謂錢數太多欲令戶部均認豈謂聖慈略無難色悉以予民臣等

不勝歎仰○丙寅樞密院進呈昨得旨令密問淮西總領葉宏聞郭

剛軍中刻剝軍人虛實據葉宏回報郭剛別無刻剝止是舊有軍須

庫俵賣布塔息一事上曰卿等可諭都承旨傳旨宣諭郭剛今日下

住罷併本息蠲放免行追索仍令責問本人號曰老將如何猶有此

等事卿等可更切責葉宏既職事是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此等事如

何不早日聞必待詢問然後方報此後應諸軍凡有刻剝等事須即

以實奏知○是月紹興府徽嚴州水命振之○知處州李士龍納租

孝宗 紹興八年

呂祖

因早

人歸正

趙雄

王淮

分吏 察 天

多取加耗詔降一官元數止一萬四千有奇解面出剩二萬三千餘
 罰受納官趙汝揖追兩官勒停○秋七月乙亥朔○是月定上雨水
 限諸縣五日一申州十日一申帥臣監司類聚候有指揮即便聞
 奏○錄范質後○呂祖謙卒祖謙自五年冬以著作郎兼權禮部郎
 官以疾奉祠至是終于家祖謙稟資特異聞道甚早其子本於累世
 家庭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參貫融液無所偏滯與張栻朱
 熹更唱迭和其道復大彰明天下之士翕然歸之祖謙六世祖夷簡
 五世祖公著皆以勲德著聞四世祖希哲首從程頤遊復以儒名
 世淵源所漸尤為深遠上嘗令祖謙編次文鑑一書稱其用意有補
 治道平生著書至多皆以繼絕表微扶正息邪晚年所輯大事記
 未及就其經世之意亦可概見其他所著經說海內往往家傳人誦
 與伊洛之書並行于世云○八月丙午宣諭云朕緣久旱不雨曉夕
 思所以寬郵無事不在念今且將諸路節次泛拋招軍並與蠲免○
 壬子召侍從官王希呂以下頒示御札曰朕謂侍從之臣當以論思
 獻納為任今後事有過寡政有關失卿等即宜盡忠極言或求對或
 入奏務在於當理而後已各思體此稱朕意焉○壬戌樞密院進呈

淮西運判趙彥逾奏本路歸正人約有二千餘人強壯者欲委官總
 轄教閱以機察其動息上曰其人歸正日久皆能耕鑿居止已安自
 成生業若遽然差官前去總轄乃所以搔擾使之不安劄子不須行
 ○是月趙雄罷相出知瀘州時有言雄多私里黨者於是命大臣進
 擬皆於姓名下注本貫封入遂為故事○以王淮為右丞相○九月
 甲午進呈提領贍軍府燕世良申前官吳淵薦本所幹官楊絳與陞
 擢差遣今復措置開請有勞乞申前命緣其人今合赴部改官未乘
 如何或只與堂除知縣上曰朕方與卿等共守此法姑候一任回却
 與陞擢○是月以江浙湖北旱出爵募民振濟○冬十月癸亥中書
 門下省言乾道八年七月內已降指揮御史臺合覓察彈劾事件並
 分隸六察如有違戾去處令監察御史隨所隸所許令訪聞覓察聞
 奏詔劄下御史臺六察遵守施行○甲子宣諭付出知臨安府王佐
 按新寧國府監押王康成為人使到赤岸欲上岸赴宴間康成乘馬
 經過不下馬上曰可罷新任差遣又曰所以王佐奏狀不欲徑批出
 施行尋常文字須是經由二省施行方合事體記得向來參政周必
 大嘗有此請故朕遇事不忘○頒忠義傳國子監簿喻良能所進也

孝宗 淳熙八年

起於戰國王蠲終於五代孫晟上下一千一百年所取者一百九十人凡二十卷乞頒之武幸授之將帥上曰忠臣義士不顧一身誠可以表勵風俗○罷雪宴先是年例賀雪即賜宴以連歲荒歉艱食詔權罷○十一月甲戌臣僚言在法諸因饑貧以同居總麻以上親與人若遺棄而為人收養者仍從其姓及不在取認之限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今之災荒亦非一處向去寒冷棄子或多若令災荒州縣坐上件法錢板曉諭使人人通知之則人無復識認之慮而皆獲收養矣幸行荒政此其一助詔從之○辛卯進呈吏部侍郎趙汝愚奏廣招徠之路絕朋比之嫌莫若用故事令侍從兩省臺諫各案所知若干人須才用兼備而未經擢用者陛下以其姓名與付中書籍記候職事官有闕則選請所表以次用之其有不如所奉則坐以謬幸之罪上曰此說極是可從之王淮奏御筆抹若干人字今乞作二三人上曰可○是月詔諸路振饑○新除浙東提幸朱熹入對奏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

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賊汗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可以召災而致異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以壅已也則或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退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史狡滑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和佞充塞貨賂公行其愁民怨盜賊間作

孝宗淳熙八年

論
東
荒

樓
鹿
書

官
樓

事
荒
二

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陛下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因論浙東採荒事上曰連年饑歉朕甚以為憂州縣檢放多是不實時熹之勸諭推賞上曰至此却愛惜名器不得又乞撥賜米斛上曰朕於此並無所惜又乞預放來年身丁錢上曰朕方欲如此措置寬郵數事熹又奏星變事上曰朕恐懼未嘗一日忘上又曰朕未嘗一日不三省吾身熹續又奏自今水旱約及三分已上即乞并第四等戶依此施行又奏乞推行建寧府崇安縣社倉法於諸路州軍熹又上宰相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愛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振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復白鹿書院從朱熹之奏也洞本唐朝李渤舊居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李館買田以給諸生李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本朝太平興國二年賜以印本九經七年又官其洞主明起是年始置南康軍遂屬郡境至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以為歸老之地及卒葬焉其子比部郎中環復置李館以教子弟四方之士願就李者亦給其食後經兵亂臺宇不存至是復之○十二月甲子進呈范成大具到上元縣所種二麥王淮等奏得成大書謂春麥惟郭剛能言之蓋北人謂之劫麥上曰此間人亦不知已令宮中種看淮等奏仁宗皇祐元年五月召近臣以下於後苑寶殿觀刈麥仍諭以新創此殿不欲植花卉每觀種麥於此今又見其成庶知民事之不易陛下可謂同符仁宗矣○葛州言荒政二事一乞特降指揮諸經總制錢如遇州縣災傷年分本處知通權免比較賞罰其課利場務並令遵見行條法依所放災傷分數免比不得令本州抑勒縣道陪備一乞降旨應荒歉州縣且專以救荒為務宴會之類理合節損所有諸處迎新送舊兵卒公吏借請及供帳從物之屬所費不貲亦合裁減兵卒亦宜存留以防緩急詔並從之○是冬淮東提李趙伯昌奏通泰楚州沿海去處舊有捍海堰一道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計二萬五千六百餘丈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寶所建遮護民田屏蔽鹽竈歷時既久頽圯不存至本朝天聖改元范仲淹為泰州西溪鹽官方有請于朝凡謂夫

孝宗 淳熙八年

四萬八千用銀三萬六千有畸而錢不與焉一月而畢規模宏遠高出前古遂使海潮沮如島嶼之地化為良田自後復失修治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患每一修築必至申明朝廷大興功役然後可辦望專委淮東鹽司今後捍海如遇坍塌去處不以功役大小即便委官相視計料隨壞隨葺勿令浸淫以至大有衝決務要堅固可以永久從之○是歲詔舒州蘄州鑄鐵錢並以十五萬貫為額○詔以任四川監司郡守之人令更迭與東南差遣其在任未久者既有任滿前來奏事拍掉候到闕始得別與除授從臣寮之請也○兩電

淳熙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是月振兩浙饑○初池州汪青坐盜發逆角誅後他卒事竟知非青罪詔失入官吏趙粹中落職餘責罰有差責家支給五年王淮奏陛下念一夫之寃存恤其家恩及幽明矣○內出正月所種春麥並秀實堅好與八九月所種無異詔降付兩浙淮南江東西漕臣勸民布種○三月戊子臣僚言監司帥臣臧否所部深得考功課吏之意然郡守更易則人有幸不幸監司帥臣好惡不一則言有當不當有已去而不及臧否者有近到而已遇臧否者此人有幸不幸也或取其辦事而不言其害民或喜其彌縫

而不言其踈繆或畏其彊有力而不議或以其踈遠無援而見斥此言有當不當也且就一路而言之則其數覓就數人而言之則其數窄計一歲而論之則其能否為已見計數月而論之則其能否未可知而遽臧否焉此人所以幸不幸言所以當不當也乞詔諸路監司帥臣自今臧否所部必須總計一歲人數不問已去見在就其中區別之或臧者朝廷已加擢用亦須用臧之次者或否者朝廷已行罷黜亦須具否之次者其或臧否不當必令具析以聞詔除初到任人外餘從之○是春召對楊甲尋除太宰錄甲獻書萬言大略謂人主之職不過聽言用人分別邪正而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其門如市內批一出疑謗紛然謂陛下以左右近習為腹心而不專任大臣以巡邏伺察為耳目而不用臺諫令中外文武半為權門私人親交私黨分布要近良臣吞舌義士喪氣願陛下哀之救之至於民兵之害兩淮百姓如被兵火舒斬鼓鑄民不堪命西南諸夷乘間出沒而馬政日急高直厚幣以驕戎心臣恐陛下今日所少者非特馬而已又有司理財一切用衰陋漏溢之策至於賣樓店括李田鬻官地而所在爭獻羨餘此風日熾恐陛下赤子無寧歲矣其末言今日之事欲

正其本則在陛下講孝○夏五月丙子內出御筆手詔宣示宰臣王
 淮等曰朕惟監司郡守民之休戚繫焉察其人而任之宰相之職也
 苟選授之際惟計獲廢之淺深不問人才之賢否則政治之綱孰甚
 於斯今後二三大臣宜體國愛民精加考擇既按以資格又考其才
 行合是二者始可進擬夫然後事得其宜用無不當故傳曰為政在
 人卿等其謹之毋忽○六月辛酉詔浙漕行下所部州縣常切禁止
 官民戶毋得將草蕩園畧成田如失查察其漕臣取旨施行○詔侍
 從臺諫宰官堪充監司者各一二名○是夏饒州飢命振之○秋八
 月庚子侍從臺諫集議聞奏自宰相執政侍從卿監正郎負郎分為
 五等除致仕遺表已行集議裁減外將逐郊蔭補恩澤每等降殺以
 兩酌中定為止數武臣比類施行宰相十人開府以上同執政八人
 太尉同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
 人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同帶職朝奉郎至朝議大夫三入職事官
 寺長貳監長至左右司諫開封少尹釐務及一年須官至朝奉郎并
 朝奉郎元帶職人因除在京職事官而寄職者同武翼大夫至武功
 大夫同非侍從官無遺表外見行條格致仕遺表通減二分之一餘

宋史卷九十七

分不減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上任子限負之議詔從官集議至
 是始用廷臣集議行之○淮東蝗○九月辛巳大享明堂先是詔少
 師史浩少保陳俊卿赴闕陪祀並辭不至○癸巳御講筵侍讀鄭丙
 進陸贄論奉天上尊號狀上曰德宗不達理如此禍難未平乃欲加
 上尊號○甲午淮南運判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周
 回百里本司近已興修塘岸建置斗門石撻各一所於東西湫口二
 處乞於揚子縣知縣縣尉衙內帶入兼主管陳公塘六字贄責有所
 歸從之○是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冬十一月癸酉宗正
 丞樓鑰轉對論士大夫風俗事上曰唐文宗說去河北賊易去朝廷
 朋黨難朕常笑之有何難事只是堯聽不聰○甲戌吏部尚書鄭丙
 讀陸贄奏議奉天論廟復狀至但垂簾諸誰敢面謾蕭復若相囑求
 則從一等何容為隱從一等儻自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上顧丙曰
 德宗猜忌可謂不明丙奏曰德宗見理不明故每事猜忌當患難時
 陸贄之言多聽納及事定後贄言多懇切亦不免見疑矣上曰此皆
 不孝之故○庚辰鄭丙讀陸贄奏議罵幸梁州論進獻瓜菓人擬官
 第二狀畢丙奏曰官爵天下公器人主所當吝惜上曰此人君屬世

熙寧九年

磨鈍之具又曰名器豈可假人

○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君以為貴則人貴之君以為賤則人賤之矣天寶之季嬖倖傾國爵以私受網紀蕩然流弊至於肅宗大將軍告身一通纒易一醉名器抑可謂濫矣德宗且欲授官於捧瓜掣果之微豈非家法之壞至是極耶播遷之禍幾至亡國無足推者壽皇因讀陸贄奏議乃有名器不可假人之言二十八帝之治所以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者蓋能深戒前代之失不貽萬世之訓也

○是月夔州路飢十二月戊午宰執進呈乞令太學生習射事上曰向來玉津園燕射惟武臣射恐祖宗典故文臣亦當射

○淳熙十年春正月戊子詔廣鹽復行鈔法略曰鹽者民資以食向也官利其贏而自鬻又為民病朕既遣使詢之得其利害以歸復謀諸在廷僉言惟允始為之更令許通商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為利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何者監之息厚凡官與吏之所為妄費以濟其私者異時一出於此一旦絕之無所牟取必胥動以浮言將毀我裕民之政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皆以為民朕有美意弗推而廣之顧撓而壞之可乎七月一日為始罷官般官賣通行客鈔法

○庚寅密院言揀汰事上曰兵不選練則不精但州郡未裕若養老人數過多艱於贍養其六年八年九年分揀汰官兵可再展半年

○辛卯進呈鎮江總領所乞降新會兌換上見前具新印會子數目乃曰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大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

○壬辰密院進呈鎮江軍兵三年加減之數上曰養立費財國用十分幾八分養立周必大奏尚不啻八分上曰今民間未裕江東浙西寄招鎮江諸軍及武鋒軍歲額人數可並權免三年所有諸州日前未足之數特與蠲免

○是月以黃洽為御史中丞自乾道五年之後不除中執法者十四年洽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上深然之

○二月癸卯用御史中丞黃洽奏詔罷內侍陳源官觀建寧府居住先是陳源罷德壽宮提舉有旨與落階官臣僚言其過惡乞寢罷成命與一在外官觀從之至是洽又言其罪狀灼然乞賜竄責故有是命既而臺察又疏其黨與皆一時之巨蠹於是武略大夫徐彥達除名勒停送道州編管家財產業並籍沒進納德壽宮其子徐必聞等二人並追官勒停黜士昌追進武校尉李庚追官勒停仍送筠州編管士昌源之廝後以違法遷轉李庚本臨安

府都吏與源交通補官彥達嘗充德壽宮閣子庫書寫專一為源管
 家務官至正使職至路鈐皆源之力也○三月丙寅朔建康都統制
 郭剛言去歲合揀汰效用軍義兵一百八十五人自言願得逐便欲
 乞揀汰上曰正恐離軍失所所以尚留如此與放逐便○已丑福州
 奏都巡檢姜特立捉海賊九十四名根勘二十八人招伏餘六十六
 名被虜在艇不曾行劫並給據釋放上曰趙汝愚如此處置甚善古
 者制刑王者言有而有司執法若有司但務姑息何以示懲○是月
 詔舉制科○夏四月丙申詔臨安府係駐蹕之地本府屬縣民戶身
 丁錢可自淳熙十一年為始更與蠲放三年仍給降黃榜曉諭○進
 呈監司帥臣奏到臧否先數日上曰監司帥臣奏到守臣臧否而不
 行黜陟何以勸懲可與後省將兩歲臧否其尤者以聞是日將上臧
 者多已用否者多已黜有未陞黜者數人前知普州范仲圭前知瓊
 州韓璧前知復州王去惡皆在臧之目新萬安軍湯鷲在否目上曰
 王去惡有平黎之功而又通曉郡事可召赴行在范仲圭韓璧在蒲
 與監司差遣湯鷲罷新任○癸卯大理寺丞張抑言浙西諸州豪宗
 大姓於瀕湖陂蕩各占為田名曰塘田於是舊為田者始隔絕水出

宋監光十

入之地淳熙八年雖因臣僚劄子有旨令兩浙運司根括而八年之
 後圍裹益甚乞自今責之知縣不得給據責之縣尉常切巡捕責之
 監司常切覺察仍許人告令下之後尚復圍裹者論如法從之○是
 月廣西運判王正已奏云陛下加惠遠方恐官賣科擾民無所告復
 行客鈔以救其弊德至渥也陛下本以寬裕遠民而今來兩路通行
 却成發泄東鈔借使兩路分畫界分西路漕計不虧諸郡可以支吾
 亭戶不致貧乏豈非陛下之本意顧聞關之端有如二十餘州上
 下煎熬倘有申請朝廷豈能坐視必須應副則東路雖有贏餘亦是
 朝三暮四恐徒紛擾又云頃年章潭為廣東提舉鹽事力主兩路通
 行之議及就移西路運判客鈔不敷漕計大窘寢食幾廢又得東路
 二十八萬緡遂以少寬即同帥臣范成大乞行官賣此則易地而不
 可行者歲月未久可以覆按又云紹興間通行客鈔能三十餘年者
 以西路有折科招采之類後既住罷漕計遂窘困有官賣之法其後
 更易不定大槩以東鈔通行西鈔不登為患萬一必須通行則西路
 漕計或闕亦須預作指畫不可臨期闕悞然不若分路為允也○五
 月甲子朔○是月臣僚言祖宗用人初無清濁之別韓琦第一人進

淳熙十年

士及第未免監左藏庫後為度支判官皆號稱職乞明詔大臣如行
 在左藏庫之類稍重其選與免待闕遇館學有闕却於此取之以廣
 得人之路從之○鄂州都統郭果言襄陽屯田二十餘年雖微有所
 獲然未能大益邊計非田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且無專任責者或
 謂戰士屯田恐妨閱習而不知分番耕作乃所以去其驕或謂耕作
 勞苦恐其不樂而不知分給穀米人自樂從以樂從之人為實邊之
 計可謂兩便本司見有荒熟田共七百五十畝乞降錢三萬緡收買
 耕牛農具便可施工餘力亦可別荒田開墾從之○六月丙申王淮
 等奏兩日酷暑聖躬得無煩鬱上曰朕自有道以處之但懷閭閻之
 民不易度耳往在潛邸嘗有詩云閭閻多勃鬱方愧此身閑淮奏陛
 下降寒盛暑每以百姓為念真三五帝王之用心梁克家奏昔唐文
 宗詩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權屬以薰風自南來殿閣生
 餘涼君臣賡歌略無一言及於百姓而大書殿壁自以為詞情皆足
 蘇軾嘗效其詩以譏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
 陰分四方今陛下不以隆暑為畏而長懷閭閻之苦唐之君臣真有
 愧云○己酉進呈太府寺丞勾昌恭奏蜀中制置使一員任六十州

之安危或有疾病遷動自朝廷除授動經年歲方始到任願於從臣
 中常備一二人於蜀中令作安撫使一旦有制置使闕便可就除其
 於思患預圖最係國家大事上諭宰執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
 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之用者庶幾臨時不至缺事○詔經
 理屯田建康府御前諸軍都統制司奏近準御筆措置屯田契勘淮
 西荒閑田土如昨來和州興置屯田五百餘所廬州管下亦有三十
 六圍皆瀕江臨湖號稱沃壤自後廢罷撥還逐州召人請佃尋許承
 買今多為良田自餘荒地亦有豪強之戶冒耕包占詔令淮西帥漕
 司同共取見係官田畝實數聞奏都統郭剛尋奏相視得和州歷陽
 縣荒圩五百餘頃可以開耕每田一頃二人分耕合用官兵一十五
 百人建康留守錢良臣亦奏上元縣荒圩并寨地五百餘頃不礙民
 間泄水可以修築開耕○辛酉詔曰朕履四海之籍託王公之上深
 惟民之未贍惻怛在心惟吏或不良無以宣德明恩若乃貪饕無饜
 與貨為市漁奪百姓侵牟下民有一於斯足紕邦政天下之大郡邑
 之眾假勢放利寔繁有徒若此朕雖有愛民勤政之誠佳勞於上仁
 恩利澤何由而下笺哉朕嗣服之初蓋嘗考法祖宗嚴賦吏之禁其

孝宗 淳熙十年

持心不移覆出為惡者既已速治一二厲在位矣歲月既久法以挺
 緩賊過之吏忸習寬政日甚歲劇今列官勳職奸法不忌是與盜無
 異也國有憲法朕不敢廢可自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賊罪抵死者
 籍沒家財取旨決配並依隆興二年九月已降詔書施行必無容貸
 ○是月兩浙水命振之○監察御史陳賈奏略曰臣竊謂天下之士
 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
 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
 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
 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
 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攻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
 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
 之間考察其人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
 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異為詭異以干治體從之○廣西運司申昭
 州金坑五處近年所入不多若行廢罷以裕民間甚便本部欲行契
 勘上曰不必契勘便行廢罷○詔監司帥臣每歲於部內舉廉吏一
 二人具實迹來上中書籍記以備選擇如無聽闕○秋七月乙丑詔

宋孟嘉

知廣州鞏湘以任帥閩備著效勞可除龍圖閣令再任○庚午禮部
 大常寺言開寶通禮州縣水旱則祈社稷典禮具存政和五禮祈儀
 雖不該載見今朝廷或遇水旱亦行祈禱今欲從臣僚所陳遇有水
 旱令州縣先祈社稷委合典禮乞朝廷指揮從禮部大常寺修定儀
 注行下詔從之先是臣僚言州縣遭水旱神祠佛官無不遍走而社
 稷壇壝闕然莫或顧省彼五土五穀之神百代昇尊是奉豈應祈報
 獨不得與羣祀同享精純於是下禮寺看詳而有是命○甲戌詔曰
 朕涉道日寡秉事不明政化失中以干陰陽之和迺季夏涉秋旱暵
 為虐天田失望民靡錯躬夕惕以思反己自咎可自今月十二日
 殿減膳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具朝政闕失母有所
 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咨爾在位副朕志焉○乙亥詔曾
 任知州而為郎官卿監曾任卿監郎官而復出為監司之人陳乞開
 陞者依兩任無人薦舉起條例特與免用舉主理為資序從臣僚之
 請也○癸未宰相王淮梁克家知院周必大劄書兼權參政施師點
 以旱乞避位詔不允上宣諭曰朕心未嘗放下一日之間天下定行
 一兩遭又曰數日群臣應詔言事並無及朕過失多言刑獄事刑獄

自有成法。王淮對曰：陛下憂勤如此，更有何過失可指？○己丑，臣僚乞詔大臣自今維揚、合肥、荊襄四路帥當於曾任近臣中簡記除授。上曰：均是帥臣，豈可輕授？此在卿等簡擇。○八月甲辰，進呈次，因論人才。上曰：若是平穩無才，略人不難得；須是有材而不刻，慈善而不謬。王淮等奏：陛下二語可謂盡用人之要。大抵有材者多失之刻，慈善者多失之謬。○乙巳，進呈楊安誠劄子乞遵依仁宗皇帝之制，采用司馬光之言，覈實浮費，量加撙節。上曰：近日臣僚言多用司馬光撙節之說，蓋仁宗時亦自乏用，故司馬光有是言。朕嘗見一老內臣云：哲宗皇帝極愛惜錢物，不肯多賞賜臣下。王淮等奏：節用裕民之本，陛下常以祖宗為法，天下之福也。○戊申，詔侍從兩省管軍知閣御帶及在內觀察使以上於武官中各舉有威儀善應對堪充奉使接送伴者一名，聞奏其已被差人不許薦舉。○辛亥，進呈湖北總司乞余米事，因言得湖北報七月十八日大雨霽，秋成可望。上曰：是日朕食素，就宮中設醮，但見陰雲四合，不知得雨如此之廣。王淮奏曰：經所謂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上曰：人主於天尤親，感召之速，終是異於臣庶。○庚申，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提領所事務，限五日結局。

宋監九十七

先是戶部具南庫收支項目，上謂輔臣曰：見在錢二千五百萬餘貫，盡撥付戶部，其餘金銀等物令陳居仁點檢具數以聞。上又曰：欲併南庫歸左藏，令版曹自理，會朕亦省事。卿等可子細令具。南庫五年間出入帳親自點檢，故有是詔。南庫者本御前樞管激賞庫也，休兵後秦檜取戶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闕乏則予之，檜死屬之御前，由是金帛山積。上即位之始，年納右正言表季之請，遂改為左藏南庫，專一樞管。應副軍期，然南庫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隸於版曹而為經費也。至是始併歸戶部。既而尚書王佐奏言：南庫歸版曹無益而有損，乞就撥歸封樁庫。其朝廷年例合還戶部錢却於封樁庫支不從。○戶部尚書王佐言：經總制錢歲額一千五百萬貫，年來寔生姦弊，或偶無收則便於帳內豁除，而創生窠名不入帳分隸。近年積壓直待赦放，切恐暗失經費。詔戶部將淳熙八年終以前拖欠及未起錢數並特除放。自今收越虧額，其知通并提刑司官屬委本部覺察，從條施行。○是月宰執奏封樁庫見管錢物已及三千餘萬緡，上曰：朕創此庫以備緩急之用，未嘗敢私也。封樁庫者亦上所創也，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先是六年夏四月提領本庫言

積外
之當

鈔
欠內
藏
物

戒皇
孫女
道

釋
義
周
言

共管見錢五百三十萬貫其後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為名撥入內
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又奏內外積積
錢四千七百餘萬上曰何以聚人曰財周以寡宰制國用周禮一書
理財居其半後世儒者尚清談以理財為俗務可謂不知本矣祖宗
勤儉方全盛時財賦亦自不足至變更鹽法侵及富商朕二稅之外
未嘗一毫妄取亦無一毫妄費所以帑藏不至空虛緩急不取之民
非小補也○先是上以諸路財賦浩繁令兩侍郎分路管認是年王
佐為尚書又請於次年四月將諸路監司守悴所起上供錢比較以
定賞罰自是罕有逋欠○九月壬午詔諸路州軍拖欠內藏庫諸色
集名錢物自享熙九年終以前實欠並特與除放以後常切催納如
有違慢仰本庫開具所欠州軍當職官吏取旨施行翌日王淮等奏
聖恩溥博不知所欠數若干上曰六十萬貫○癸未興元府都統制
吳挺言本司同安撫司增置賞錢募人告捉盜賊解鹽入界見係出
戍官兵把截去勳嚴行搜捕外有不係官兵出戍地分之行下沿邊
州郡督責捕盜官司搜捕詔利路安撫提舉各申嚴行下階成西和
鳳州禁止毋得透漏如未覺察守令並取旨重作施行○冬十月甲

宋皇十九

十一

午詔主管魏惠憲王府節從義可傳首羅忠信并母白氏今來皇孫
女安康郡主凡百宜執婦道不可慣縱所有晨昏安省之禮候得指
揮方免若旦望節序並從常禮務成肅雍之德儻或違此別有誡訓
史以爲美談今觀安康下嫁聖訓申戒諄切如初其所以經去婦
美教化之意觀古有光矣

○乙未右正言蔣繼周言國家役法自祖宗以來前後講論詳矣行
之其或不能無弊者非法弊也人弊之爾苟得一賢令尹則人樂為
之爭先是知其弊誠在人而不在法自范成大唱為義役之說在人
者目而劔州六邑之民擾擾乎十有六年于此矣夫狹鄉民貧私相
借助以供公上之役是特鄉里常情爾成大張大其事標以義名且
欲改賜縣名行之諸路朝廷固已察其情狀不可其情矣成大不已
再有所陳囑其代者使遂其說至陳孺知劔州親受其弊任滿奏事
乃始備言其實陛下即可其奏於是劔州之民始獲息有於義役之
罷三兩年來舊說復作一布衣之上書未必公言朝廷令守臣李翔
看詳蓋欲其詳酌可否曾不能參照案牘博詢民言辨范成大陳孺
所奏虛實有請于朝而罷之乃從而附會其說斷以已見官民價道

孝宗淳熙十年

有私心不便

鑿言法

用人不厭詳細

出田一等他日貧富置之不問人以為重擾條畫利害訟于烏臺臣嘗問鄉閭出田助役然則可用曰將以賂吏胥有常數也吏胥之誅求於執役者官立法以禁之猶懼其不懲使上之人通知之其何以訓夫立賞以誘之而舉行者不加勸立罰以威之而沮敗者不加畏給官田以助役亦終於不可行則出私田者民情之不樂從可見矣欲望特降旨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便令官司不得干預其間民自難久行或不能息事訟仰州縣遵依見行條法照應物力資次休公差募仍乞將李翔罷黜以謝處州兩浙十五六年間義役之擾從之○丁未進呈大理寺奏內侍之子賈俊民等代筆案俊民當降一官勒停上初欲貸其勒停而更降一官又思餘人亦當視此以降罪乃曰人有一點私心法便不可行並如奏次日王淮等奏陛下用法如此可謂至公上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然人之所以未免一念之起者止以脩行未到淮等奏陛下每言唐太宗未嘗無過只是覺得早陛下可謂覺得早矣上曰凡事順其自然無容私其間豈不心逸日休○先是詔廣鹽復行鈔法罷官般官賣是月廣東提舉常平茶鹽韓璧奏畧云臣叨恩備數東路提鹽同措置西

宋世光十七

十五

路鹽事所以東路事體尚須到官悉心推究至如西路臣三任九年之間粗知其略廣西民力至貧歲入至薄官兵備邊之費盡取辦於般賣猶懼弗給今一旦住賣束手無策全仰給於漕司往年改行鈔法時自有漕司應副逐州取撥策名數目可率而行又朝廷頒降詞部及會子錢計四十萬下西路漕司通融為十年支遣及諸州各有漕司寄椿錢以此隨其多寡應副諸州闕乏之數使足以供公上贍官吏養兵備邊則可以堅密鈔之行上副陛下改法裕民之意尋詔於支降四十萬數內權支二萬貫付靜江府五萬貫分給諸州軍充淳熙十一年歲計支遣一次續又從諸司申請撥廣東增賣鹽鈔剩錢五萬貫及令封椿庫支會五萬貫充廣西十二年分歲計○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癸酉進呈舊按閱犒賞例上曰觀分已定不須舊例盡是內庫支一色見錢此錢椿留朕初無他用王淮等奏陛下平日未嘗妄費今以激厲士卒人百其勇上因言士氣要須激厲每戒主將云卒伍遇戰未可使用大陣且以小陣試之每一捷即加賞賚將見人人自奮○是日進呈欲召為郎者六人上熟視曰陳達善得沈密一亦可此文字且留中王淮等奏用人不厭詳細須是參

孝宗 淳熙十年

訪開
外事

不受
安南
貢象

上皇
后七
十壽

李椿
不附
張說

朝廷
吉力
部分
彼此
壽節
半筋

較方可。○甲戌上幸龍山教場大閱大槁兵師為錢三十六萬。○丁丑進呈畢上出癸酉留中文字及錄示王尚之等六人曰朕兩日於班簿中檢得此數人可並召赴行在餘亦難得。又諭却於寺監丞中揀人為提舉如此更迭出入則所用之人源源不絕。○是月命賑京西飢。○言者謂自乾道五年降會子付兩淮收換銅錢又節次支舒斬鐵錢換易凡十六次拍揮至今十五年私渡銅錢常自若也。乞多給會子立限盡換詔兩淮各支降會子一十萬貫限兩月收換其換到銅錢淮東赴鎮江淮西赴建康送納樁管。○閏十一月乙未上曰諸軍近日教閱聞得錢甚喜多有買柴作歲計。王淮等奏緣此街上見錢甚多上曰聞外間米麵甚平見老兵云二十文買麵一椀可飽終日街上多有醉人朕得百姓懽樂雖自病亦不妨所謂吾雖瘠天下肥矣。○壬寅進呈廣西經畧安撫司奏安南國牒已排辦章表投進方物上曰象乃無用之物經由道路重擾吾民除不受外將入貢之物以十分為率止受一分就界上交割厚與回賜章表令入遞降書回答。○十二月丙子車駕詣德壽宮行太上皇后慶壽宮中之禮詔曰朕荷太上之燕謀承至尊之休德順稽帝道丕迪重華之徽寅

賴母儀齊洽二南之化惟天純佑侈國多祥皇年方衍於萬春甲曆曩登於七帙奉卮介壽嘗祗闡於宏休含飴保和茲繼符於昌弄繫我家之累盛軼聯冊之前聞爰舉曠文躬伸慶禮上南山之祝永偕慈極之隆首東秩之辰肆推凱澤之被式敦及老之義併彰錫類之仁可大赦天下。戊寅王淮等奏前日行慶壽禮天氣甚好上曰中外惟悅二親和氣不可形容所以歸晚。○是月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李椿卒椿嘗為樞密院檢詳文字時張說為僉書會小史有持南丹州莫酋表來求自宜州市馬者因說以聞椿白邕遠宜近官非不知也故迂之者豈無意哉莫氏方橫柰何導之以中國地理之近請治小臣引致邊事之罪說又建議募民為兵以所募多寡與賞罰格以勸沮州郡椿白說若此則恐必有以捕為募而致驚擾者願母限額為司農卿日嘗言於制國用者曰今倉庾所用一月營一月之聚帑藏所給一旬貸一旬之錢朝廷之與戶部遂分彼此告借之與索償有同市道此陽城所以惡裴延齡者願革而正之權臨安府故事府有中人承受公事守至必謁椿并謁白廟堂無所用承受知婺州有旨循婺市皮角若干而筋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四兩是屠二萬牛也

上為收前詔為吏部侍郎上親慮囚命椿與張掄叙囚徒掄官承宣使奏續欲列名椿右不可白丞相丞相令先掄椿退謂權要恃恩不足恠廟堂由徇為可畏草奏言臣固知承宣使序權侍郎之上但使事以閤門別侍郎耳所被旨臣名實在上不可不正章未達而事聞掄亟罷侍衛司兵囚競而碎僧舍新補軍頭乘忿而剽都市朝廷不深治椿舉張彞之事為戒言官彈劾不勝去職所從風聞者黥隸椿言非置堦諫為耳目之本意軍中結邏者以搖主將攬摘騰播椿請嚴階級之法又極言閹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有國之興亡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群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明受之禍未遠今畏之矣未甚惡也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願官置蚕室而限其數復祖宗之制官高者補外又門禁宮戒之外勿使預於人材政事又嚴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椿嘗論渡江以來茶法之弊謂官執空券市之園戶州縣歲額配之於民卒有賴文政之寇初廣西鹽法官自鬻之後改鈔法漕計大窘乃盡以一路田租之米二十二萬斛令民戶折而輸錢至五倍其估民既為錢二十餘州吏祿兵稍無以給則又

宋世北七

十一

損其估以市於民曰和采曰招采民愈病父之鈔非售者二年椿請改法從舊除民折苗和采招采官民俱便○權知和州錢之望言歷陽縣含山縣有麻澧二湖灌漑民田為利其博乾道二年因守臣胡昉鑿千秋澗以設險澗既開通而二湖之水始洩入江積十餘年澗水日洩灌漑之利遂廢今欲於千秋置斗門以防湖水之洩遇大浸則啓之以出外遇旱曠則用之以儲水俾二湖之灌漑如初又不妨千秋澗之險從之○是歲知遂寧府李壽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至靖康全書共九百八十八卷舉要六十八卷

淳熙十一年春正月辛卯朔兩土○辛丑詔浙東提舉司將開掘過白馬湖為田去處並立板榜每季檢舉曉諭人戶日後不得再有侵占仍仰本司覺察毋致違犯○丙午監察御史謝諤言去年十月四日臣僚言因處州守臣不合將義役置冊假以藉手干求差遣力陳其弊奉旨依奏其所奏係是兩項第一項云將處州及兩浙有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便令官司即不得干預第二項云其民間自難父行不能息爭訟者仰州縣遵依見行條法照應物力資次從公差募第一項是行義役第二項是行差役也言者之意欲差役義役

淳熙十年

養從便

不買充監

守臣功補

比民義

二者並行元不曾指名言盡罷義役兼但言兩浙之弊不曾言及別

路也近訪聞江東西諸路累年民間有便於義役之劇官司乘此頗

有搖動蓋民間舊因差役吏緣為奸當差之時枚舉數名廣行追擾

望其脫免邀求貨賂使之爭訟至有累月而不定者民戶因此多有

困竭緣行義役遂頗便之自此法之行胥吏縮手無措日夕伺隙思

敗其謀近有饒州德興縣吉州吉水人戶赴臺陳訴其詞激切端有

可憫之下諸路監司州縣應有義役當從民便外其不願義役及自

有爭訟乃行差役兩項並合遵守違者許提舉司按奏其德興縣人

戶並實出本縣舊刊義役石碑可見經久之計民情之所安惟恐官

司撓其成法上曰前日蔣繼周言處州守臣專行義役之弊今諤欲

義役差役各從民便法意補得始圓今照前降指揮施行○甲寅兩

士○是月戶部奏言去歲旱傷計減放六十萬石上初欲下漕臣覈

實既而曰若爾則來年州郡必懷疑不與檢放矣○二月甲子進呈

擬張叔椿等差除上曰今後有卿不除少有少不除卿所謂官不必

備又宣諭今後蜀中監司可間差此中人往若皆蜀人則人情死轉

甚非法度○癸酉進呈次諭能克台州當赴上卿等曾以朕意宣諭

否克為人性緩古人有韋弦之戒緩者勉之急者緩之全在抑揚之道

○詔已降指揮温台被水逐州守臣王之望陳巖肖各不即聞奏乃

賑恤遲緩之望特降一官巖肖落職放罷近台州獲海賊首領温州

獲次首領王之望陳巖肖各有捕賊之勞以功補過之望放罷巖肖

官觀○是月樞密院奏兩淮京西湖北路民兵萬弩手自淳熙七年

後不曾拘集教閱乞令逐路安撫司行下所部州軍常令不妨本業
在家閱習俟農隙照年例拘集比試其有事藝高強之人每州許解
發一二名從帥司保明津發赴樞密院與依四川義士條例拍試補
授以示激勸詔從之○三月辛卯進呈耿延年狀翻鑄到淳熙十一
年錢樣上曰且用舊樣不必頻改○是日進呈刑部侍郎曾逮奏乞
依乾道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指揮令刑部長貳郎官并刑察御史每
月通輪錄囚具名件聞奏庶得糾察之職稍復祖宗之制上曰可令
用每季仲月於是詔令刑部御史臺於每季仲月親錄囚徒○乙巳
詔知福州趙汝愚除敷文待制再任上宣諭汝愚在福州甚宣力○
庚戌詔知泉州司馬及除龍圖待制再任兩浙運判張昞除徽猷閣
陸轉運副使再任○是月親試舉人賜衛涇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孝宗 淳熙十一年

之條
事析

賜
府

錢
和
州
地

溫
州
流
民

趙傑之知太湖縣有言其不丁繼母憂者上諭宰臣王淮等曰士大夫一被此名終身不可贖行遣中稍為宛轉不須明言其罪遂降一官放罷聖度之忠厚如此○夏四月辛酉詔金州依見行鹽法聽客人鋪戶從便買賣不得依前置場拘權○癸酉詔廣西經畧詹儀之運判胡庭直開具到見行鹽鈔已為詳細可恪意奉行先是知容州范德勤奏廣西賣鹽不便詔儀之庭直公共詳議具奏於是儀之等條折奏聞今詳議靜江府等一十六州官賣鹽以救一十六州之害住罷高化等五州敷賣二分食鹽令轉運司置鋪出賣從便請買以為五州之利所有五州歲計令轉運司計度抱認應副如是則一路二十五州無不均被聖澤折苗科敷之弊可以永革而民力裕又言淳熙十年七月一日改行客鈔至今年三月十日終已招賣過鹽鈔六萬二千羅見今客人不住搬販措置自有次序故有是詔高化雷廉欽五州產鹽地分客鈔不行尋又奏欽州白皮鹽場事體與雷廉高化一同乞依舊與復以備本司取撥作鈔鹽支付客旅搬請○丙子進呈進士射日分上曰進士射射甚好王淮等奏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古人以射為重後世乃廢而不講上曰古者有

宋監十七

文事必有武備後世不知此意所以朕舉行之○丁酉權知均州何惟清言解鹽除京西客人般販外更有均房界入川者甚多皆是取馬官兵附帶而去乞嚴賜約束從之○是月御製送行詩賜太保史浩又書明良慶會之閣六字賜之○五月辛卯進呈知龍州張熹充廉吏上曰廉吏最難得近不任懲戒而貪黷尚多張熹果如何王淮等奏蜀士皆稱其操履上曰可與提刑差遣仍報行所薦劄子以厲士俗○乙未權知和州錢之望奏本州屯田事先一日上謂王淮等曰之望言課耕無法士卒惰者無以厉而勤者無所勸卿等可詳議奏來既而進呈欲令淮西總漕同建康副統制詳議以聞○右正言蔣繼周言比朝廷集議監司守倅接送等物嚴為限制所以節浮費寬民力也其有諸路藩府及列郡守暫差監司或他州通判等兼攝上下馬饋送并借請公用亦已約束而偏方小壘間有違戾或權官被差而不就或已權不便而求歸須申上司又別差官年歲之間接送數次郡計有限誠何以堪乞詔遠郡關守處令監司選差以次官兼權賦免將迎之費以蘇郡計從之○丙午蔣繼周言溫處流民丁籍尚存諸縣催科無人供納或其家丁壯既去老弱獨留監繫輸填

淳熙十年

軍政
修奉
之賞

精陸
將董

董
場買
選補

詔
恤
今

論兵
感不
及後
唐

勸勉
屯田
人兵

急如星火因而多糾未成丁人名為充代追擾不能安居欲乞令温
處守臣將屬縣流移人戶覈實除落丁籍不得存留抑勒陪填如違
令監司覺察以聞從之○甲寅詔四川駐劄御前諸軍將士戍邊滋
久常軫朕懷可令總領所支撥樁管錢引三十萬道特與糖設一次
傳鈞彭杲守邊累年軍政修舉內傳鈞與陞都統制彭杲可帶吉州
刺史○乙卯詔令江東提舉司行下建康府太平州寧國府池州饒
州廣德軍南康軍建昌縣各多支常平錢米將被水人戶優加存恤
務要實惠及民毋致失所○六月戊午朔詔諸軍陞差蓋擇將之根
本必有智勇勞效乃能服衆今後宜精加選用毋得循習苟且仍令
樞密院自准備將以上至統制官每全軍各為一籍逐月揭貼進入
朕當間點三兩名審觀識略事藝隨其能否議主帥之賞罰○臣僚
訪聞諸州軍受納夏稅官吏邀阻間有將堪好綃帛強行打退却置
場用低價收買其官中既已買下退縮多作畸零折納高價不恤民
病利其贏餘欲望嚴禁今後州軍置場收買退縮許人戶越訴令監
司御史覺察違矣科罪從之○詔建寧府淳熙九年分人戶欠二稅
等錢二萬四千三百十九貫並令除放○辛酉進呈王淮等上表為

宋監廿七

廿

敕令所編類寬恤詔令成書乞頒降施行上曰可謂詳備凡事在人
舉行斟酌輕重盡之矣○壬戌進呈秘書省校書郎奚商儻奏制科
取士勿拘三歲之制上曰賢良得人國家盛事可令學士院降詔有
合召試人舉官即以名聞

國家以科率取士而魏按之以布衣召對未嘗限以科
率國家以資格任官而朱熹不由率王特與改秩未嘗拘以資格
國家三歲率制科而淳熙詔有合試人率官即以各聞而不拘三
歲之制故陳亮以布衣六達帝庭上書敢於論恢復論宰相而人
才奮
矣

○甲子進呈王渥奏小路蠻擊虛狼事上論及恩威之意且曰國家
兵威不及漢唐遠甚所恃者其天乎澶淵之役辛巳之役匪天而何
王淮奏人君平時仁心厚澤固結民心我無失德而天之所助者順
蓋以理勝不在力勝上曰漢武帝時兵威震懾萬里之外又何可當
但失之已甚○丙寅臣僚乞詔諸路總領各密舉偏裨將校可為將
帥者不限員數列其所長保明來上令密院籍記考察不如所率坐
繆舉之罰從之○是日進呈趙汝誼言詳議到屯田事遇一圩水退
諸圩兵卒併力耕種至立秋止秋成穀熟施工力者皆預分穀之數

淳熙十一年

撥錢屯田

令前後政申交割數

賞江士龍水利

郭某置開耕田仰

上曰若將來所收不多朕不惜幾萬米分屯田人兵使之亦如豐年則更相勸勉○已巳詔兩澤稍近屢降寬恤指揮其人戶夏稅和買催納起綱自有條限訪聞官司趣辦追擾致傷和氣仰監司嚴行禁止尚或違矣御史臺覈察彈劾○丙子鄂州江陵都統制郭某言昨蒙降錢三萬貫措置屯田除節次收買牛具創造寨舍乞於上件錢內更存留一萬二千貫付牛僕收管准備接續餘錢乞拘收赴元降處回納詔令郭某將回納會子二萬貫於內支一萬四千一百貫付牛僕貼充犒軍餘錢就行椿留准備屯田支用○庚辰知臨安府張祐言乞將浙西江東諸縣自淳熙十年以前所欠窠名錢三萬七千二百四十餘貫米八百三十餘石盡行蠲放從之○癸未戶部韓彥質言州郡財賦場務縣道所入財穀皆有名色在法不得移易而守臣無不憚者竭公帑之儲以快私欲至於終更席卷而去不恤後人乞今後守臣任滿將所留諸色錢穀交割下政其數申戶部置籍上曰須令後政限一月具數申戶部照會王淮奏前政只言數贏後政只言數縮合令前後政各具數申上曰過限不申去處令戶部以聞○是夏知婺州洪邁奏本州負郭金華縣田土多沙勢不受水五日

不雨則旱及之故境內陂湖最當繕治而本縣丞江士龍獨能以身任責深入阡陌諭使修築令耕者出力而田主出穀以食之凡為官私塘堰及湖總之為八百二十七所以畝計者合萬有九千用民之力二萬七千有奇田之被澤者二千餘頃皆因其故跡葺而深之於官無所費於民不告勞三二十年之中度亦未至墮廢使食君之祿者皆能如是豈不大有補於王政而士龍者上不因官司之督責下不因邑民之訴請自以職所當為勇於立事用意如此誠為可嘉也加獎激以為州縣小吏赴功趨事之勸從之○秋七月戊子右正言蔣繼周言乞詔諸軍將佐屯駐去處自今並不許私置田宅房廊質庫邸店及私自與販營運從之○已丑郭某言木渠下荒田實有堪耕種田一百九頃四十四畝除已差撥官兵二百人前去開荒自餘不通水利高仰田亦令耕種官兵差去合請錢米就屯田官所管種穀內借支將來收子課折還詔郭某將高仰田段更切措置開耕毋致荒閑餘依所乞○校書郎羅點言比年以來所在流配人甚眾強盜之獄每案必有逃卒積此不已為害不細切謂欲戢盜賊不可不銷逃亡之卒欲銷逃亡之卒不可不減刺配之法望詔有司將見行

孝宗 淳熙十一年

羅點乞減刺明法

補和州不耕田

改隴蜀花

糶義倉米

刺配情輕者從寬減降別定居役或編管之令其應配者檢會淳熙元年五月指揮擇其強壯刺充屯駐大軍庶幾州郡黥配之卒漸少上曰近歲配隸稍多以後當如何王淮等奏如雜犯死罪猶可從輕至如劫盜六項指揮之行為盜者莫不曉得將欲為盜必先虛立為首之名殺人奸濫之罪皆歸之以故為首者不獲而犯者免死盜何由懲上曰可令刑寺集議奏聞既而刑部大理寺奏上壬寅進呈上曰朕夜來思量配法雜犯死罪只配本州牢城犯私茶鹽之類不必遠配只刺充本州廂軍令着役若是劫盜已經三次便可致之死可諭刑寺官子細商量奏來○乙卯准西總領趙汝誼言和州八家圩西羨芬散水地打量得六頃五十畝乞撥付屯田官兵計置開耕及下和州將不堪開耕不敷元數田二十九頃七十九畝日下別踏逐係官荒閑田土撥付總轄屯田官補填元管之數從之○密院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指揮江上軍帥於統領中薦幸人才限以三人之數深慮搜求未廣詔令照八年指揮不限負數薦幸○臣僚乞戒飭帥守監司列薦宰邑之官當務至公毋徇私情當求實跡毋採虛言後不如幸必行繆舉之罰其他列薦所部官吏併加申儆從之○是

宋十七

廿一

月以泉福州興化軍饑諸州水興元府旱並命振之○八月辛酉詔浙西諸州府各將管下舊來圍田去處明立標記仍榜諭官民戶今後不得於標記外再有圍裹○戊辰給舍看詳趙汝誼奏乞行下守臣遇客販米不得阻遏其免收力勝錢一項自有見行約束如有違戾及以喝花為名故作留滯者許客人赴監司臺部越訴重寘典憲從之○九月戊子樞密院言准御筆剋分聞隴蜀向來軍陣多用純隊近易為花裝二者孰便仰四川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等條具奏來吳州吳挺奏行軍用師惟尚整肅其花裝隊未戰先已錯雜興元府彭杲奏四川諸軍昨自紹興之初團結皆為純隊以五十六人為隊止是教習純隊事藝兵刃相接取便應用金州傅鈞奏隴蜀山川平陸少而險阻多兩軍相遇或我高而彼下必須純用弓弩狹隘相遇則純用戈戟緩急全隊呼索易於應集詔並依舊純隊○辛丑上諭宰執曰每月財賦冊今後更令進入欲加增減○戊申勘會諸路州軍義倉米斛在法合隨正苗交納唯充賑糶今來收成在即當議指揮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各行下所部州軍仰隨鄉分豐歉依條收納入倉不得侵隱他用候歲終且舊管及新收數目申尚書司

孝宗淳熙十一年

○詔侍講侍讀見今進講周易將欲終篇可自開講日每日講兩卦
○冬十月乙丑侍讀張大經等奏伏覩陛下嘗因講泰卦之九二玉
音有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為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為惡未有無助者
也講萃卦之上六玉音有曰盛極則衰亂極生治三復聖言皆已深
得大易之旨欲望聖慈宣付史館詔從之○丙寅進呈吏部奏臣僚
乞賓州三縣通差文武臣上曰武臣中極難得人小使臣尤不歷練
今委以一縣只是害及一縣百姓○庚午中書門下省勘會州縣稅
場所收課息自可足用訪聞近來官司過數增收以資妄用致害民
旅理合禁止詔戶部遍牒諸路州軍將應管稅務合趨課息如實及
祖額之數即不得抑令增收敢有違戾在內委御史臺彈奏在外委
監司覈察仍許被擾人戶越訴○辛巳詔宇文虛中特更與恩澤二
名令曾孫承受

宇文虛中字文虛中之忠亦可得而致矣方建炎之初以資政大
學士奉命往使金國留擊虜廷抗節不屈故相秦檜用事盡歸其
學於虜中則紹興十二年也虛中在虜中以其諸名王大族皆尊
信之不疑因與其子宇文師接暨偽翰林李士高士譚謀為復讐
之幸欲因九月虜主祭天而劫之諸王宗親約為內應不幸
而功不成者天也而虜人自此上下相疑寢行誅戮矣虛中之家

宋升七丁

廿二

已碎於虜手跡其禍端由於躡彈之繳還則秦檜之為也是時因
家中與二十年而虛中之事不顯最後魏國公張浚招韓王來歸
始能言其詳虛中無子有女以族人紹節為之孫明詔命以京秩
至是復加褒恩及其曾孫與其外孫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者也
○壬午吉肇乞招建康水軍戰船捐手上曰大江之險人命所係蓋
藉操舟之人可與招收○是月詔程大昌程叔達軍夔趙師夔各貶
秩二等以臣僚言蔣億以賊抵罪于今一年未聞宰主自効而有司
亦不約法以聞乞令吏部檢奉故有是命○十一月丙戌朔宰執謝
賜太上稽山詩石刻上曰太上詩規模宏大所以賜卿者正欲仰體
太上之意如屬意種蠶臣之句卿等切勿分別文武便有晉室之風
當視之如一擇才行兼備者用之若曰好士人而才不適用亦何足
取○戊子知婺州洪邁言本州淳熙八年旱歉支降豐儲倉米五萬
石賑粟內二千一百餘石係攬載船稍盤剝折欠已納到六千餘貫
外淨欠錢一千九百餘貫約米五百三十餘石乞照紹興府體例蠲
放從之○利路帥憲茶馬司奏知鳳州余永弼知文州鄧樞政績上
曰邊郡政要得人永弼樞各轉一官候任滿與再任○詔向來趙善
悉所修海塩縣堰閘及劉俱修華亭縣塘堰令劉穎親往相視目今

淳熙十一年

有無衝決損壞并本州去年所修水利於今年有無實被灌溉田畝
及未盡去處開具聞奏○辛卯置萬州南浦縣漁陽井鹽官一員并
歲收鹽十四萬六千二百餘斤初以主簿兼監於是始專置官○戶
部侍郎葉勣乞行下覈實免丁錢事上曰此戶部自可理會不必降
旨○辛亥進呈淮西總領趙汝誼奏和州屯田所收物斛未曾均給
上曰可令總領所都統司將屯田力耕官兵斟量工力多寡拘今年
收到物斛實數分作三等次第均給○是月兩浙運副劉敏士運判
姚憲並降官落職新江東提刑王彥洪別與差遣並以溫台二州灾
勞失於按劾守臣也○十二月丁巳兩浙運判錢冲之言奉詔相視
開濬常潤等運河淺溢去處今相度自臨安至鎮江四郡共用六萬
餘夫委是大役乞令諸州將運河兩岸支港地勢卑下泄水去處牢
固捺成堰埧仍申嚴諸閘啓閉之法淺溢去處令逐州守臣措置隨
宜開撩務要舟楫通行從之○己未詔秘閣修撰知隆興府程叔達
除集英殿撰再任○丁卯進呈知州軍除自上逐一問其人才如何
至劉壘知滁州魏敏愨知濠州上曰淮郡不可輕此二人更契勘又
曰選擇人才治道之急者州郡若不得人雖諄諄日降詔令亦是徒

史十七

廿九

然卿等今後每遇一闕須是遍選終竟有得因言今之議者多言邊
郡太守須是久任今邊郡無兵雖久任何益大軍皆在江南若是創
置又費衣糧却是萬弩手民兵無養兵之費有養兵之實緩急亦可
用○丁丑戶部言建康府申乞將沙田許從官田所取畫降指揮與
免十料催科外其沙地蘆場乞自初生年分起料催納稅租從之○
己卯進呈解元振奏乞令光州依舒州蘄州置監鑄錢上曰此事難
行後次鑄到鐵錢時可令分二三萬與光州○是月知台州熊克上
九朝通略○是歲知鎮江耿秉奏二縣歲額畸零錢八千餘貫今以
公庫所節浮費代充解發若非得旨則恐後人敷之於民上曰以寬
剩之錢為民代納固善後人若無餘則必別作名色科配此事州郡
自行則可朝廷難為施行

淳熙十二年春正月己丑廣西提舉胡庭直言邕州賣官鹽並
緣紹興間一時指揮於江左永平太平兩寨置場用物帛博買交趾
私鹽夾雜官鹽出賣緣此溪洞之人亦皆販賣交趾近雖改行鈔法
其本州尚仍前弊詔經略司及知邕州陳士英公共措置聞奏既而
經略司申元初起置博易場以人情不可止絕而博易交趾亦是祖

孝宗淳熙十一年

宗成法乞只嚴禁博販等人不得販鬻交塩撓奪官課餘仍舊從之
 ○戶部言明州申鄞縣東錢湖積蓄澗水溉田五十餘萬畝昨緣交
 草延蔓侵耗湖水奉旨支降錢米開淘交并堆積沿湖山澆濼去處
 遂成封地先係資教院僧承佃墾成田三百餘畝切恐人戶以增租
 承佃為名填疊增廣有妨積水乞將上件泐湖封地不許人戶請佃
 仍舊開掘為湖庶免向後堙塞之患詔勾昌恭躬親前去相視開掘
 ○辛卯進呈命令獄案籍三省事下諸州有督促至十餘而未報者
 上曰自今命令及獄案不須行文催促多則愈玩只一季將上擇其
 怠慢者懲之則自然不敢於是潼川運司以岳霖躰究漢州雍有容
 在任不法事稽緩特降一官湖北運司陳達善未開具趙善待妄用
 過任內錢物令即具析因依○癸巳進呈湯思謙六院差遣上曰思
 退退縮其弟不可與在內差遣王淮等奏思謙作兩郡皆有可稱不
 知與提幸如何上曰在外不妨上又曰編修官湯碩亦可與外任○
 癸卯進呈知平江府常熟縣曾榮將版帳贓賞等錢支用及違法科
 取錢物等事刑寺看詳曾榮所犯公罪徒贓罪流私罪絞上曰曾榮
 具狀抵罪可除名勒停上又曰朕昨夜思之監司以按察為職置司

宋廿七丁

廿五

所在不能無失職之罪若欲行罰又恐此後挾摘人之小過而知縣
 愈難為次日御筆批置司所在監司傳淇劉穎各降一官○甲辰詔
 蓋經趙師夔姚述堯各貶秩二等以所舉曾榮犯贓故也○二月丁
 卯奏事畢上賜王淮等酒上問民間風俗及論古今治亂事上因曰
 自唐虞而下人君知道者少唯漢文帝稍能知道專務安靜所以致
 富庶自文帝之外人君非唯不知道亦不知學淮等奏道從學中來
 上曰知學者未必盡知道但知學者亦少淮等奏若唐太宗末年浸
 不克終豈是知道上曰人君富有天下易得驕縱淮等奏若治安日
 久每事留意則是愈久愈新上又曰天下全賴好監司若得一好監
 司則守令皆好淮等奏監司郡守皆在得人上曰先擇監司為要若
 郡守亦當選擇得尤好卿等今後為朕除授監司須是留意上又曰
 近日來郡守亦勝如已前若是資厚已到其人不足以當監司郡守
 則監司且作郡守郡守且作通判亦何害時天氣晴和淮等因問與
 居上曰朕尋常飲食亦不敢過淮等奏易於顯卦稱謹言語節飲食
 上曰觀頤觀其所養也○壬申吉州申乞將旱傷最重大和吉水旁
 陵縣等五等人戶見欠淳熙十一年夏稅和買共一千九百九十餘

淳熙十一年

匹並與蠲放從之○丙子殿侍陳賈言國家財計之入率費於養兵然軍之隸卒伍者所得常不能贍給而自將佐等而上之則有至數十百倍之多今諸軍額外負關冗泛之費姑取殿步兩司言之殿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凡一百二十員而數內護聖步軍至添統制三員步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亦一十八員兩司歲支除逐官本身請俸外供給茶湯猶不下一千萬緡養軍之須固已不貲而額外重費又復如此無惑乎財計之不裕也且以增創額外謂可儲養將材耶然諸將或有闕員未見取之於此若謂其人不足以備採擇則高廩厚俸自不宜輕以與之乞軫慮國計責實政將內外額名色自今以往一切住差其在冗食之人乞賜甄別如有可備軍官之選則存留以俟正官有闕日補之或其人不能任使令亦乞隨宜沙汰勿使渾雜無補國事從之○是月雨雹○三月甲申朔○是月申禁胡服蕃樂從右正言蔣繼周之請也○是春詔制幸題免出注疏○夏四月丙辰進呈戶部勘當知鎮江府耿秉奏如遇亢旱聽民車河水上市曰河水豈可不令百姓灌田王淮等奏尋常人使來時恐水淺所以不聽人戶車水上曰稼穡事大可依耿秉所請○侍讀蕭燧言

宋十七

廿八

廣西最遠其民最貧切見在法民年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官司按籍計年將進丁或入老疾應免課役者縣令親觀顏狀注籍知通索丁簿攷歲數收附銷落法意非不善也奈何並海諸郡以身丁錢為巧取之資有收附而無銷落輸納之際邀求亡藝錢則倍收剩利米則多量加耗一戶計丁若干每丁必使之折為一鈔一鈔之內有鈔紙錢息本錢糜費公庫錢是以其民苦之百計避免或改作女戶或徙居異鄉或捨農而為工匠或泛海而逐商販曾不得安其業乞令帥臣監司措置行下從收附銷落之制革違法過取之害如或仍前科擾即令按劾從之○辛未右正言蔣繼周言南庫撥付戶部于今二年而南庫之名尚存官吏如故乞令戶部將南庫廢併其官吏並從省罷又稱臣照對太祖置封樁庫圖取契冊太宗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又改封樁庫為景福內庫近年南庫分為上下尋併上庫入封樁庫今所存南庫係前時下庫上曰若盡廢庫眼收支必至殺亂可存留庫眼以左藏西上庫為名官吏全無不得可與裁減於是諸路歲發南庫窠名錢一百九十八萬餘緡改隸本庫後又改稱封樁下庫仍隸戶部焉○五月丁亥臣僚言

宋十七 廿八

得晴

地要屯樁

以例勢

罪守官

諸處夏稅和買止有折帛折錢二色惟湖州安吉一縣獨多折絲折帛折綾民間困於輸納朝廷以其既納納納又以細絲織綾許以籠絲織絹謂之屑絹自前任顏度申請改屑絹為絲絹遂使此邑重困續邑民詣闕陳訴已蒙朝廷仍舊許納屑絹而夏稅產絹猶用細絲乞令產絹亦依舊用籠絲織造從之○丙申王淮奏梅雨已多莫須降香祈禱上曰未須如此朕自昨日早晚焚香默禱于上帝丁酉進呈次王淮等奏且喜晴霽上曰朕前日默禱上帝不意感應如此之速朕昨晚更不飲酒只是觀天夜來便晴霽不勝欣喜自今更默禱三日淮等奏大人之際應若影響而况人君為天之子宜其隨感而應上曰臣下禱之於神朕請禱于上帝○庚戌上謂王淮等曰聞總司糴米皆散在諸處萬一軍興而屯駐處却無米臨時綱運如何來得豈不誤事便契勘如要害屯軍去處有樁管米若干大抵賑糴可逐歲循環備荒若樁積米須留要害屯軍所在庶軍民皆有其備○是月地震○六月壬戌進呈淮東總領吳瑄奏欲望將鎮江都統司諸軍官兵日前所欠激賞鋪軍須子鋪布帛錢並與除放庶幾官兵得以全請贍家此令一下足以感士心足以正師律足以戒培克

宋聖

廿七

足以示陛下知行伍之微恤士卒之至上曰軍中刻削楊存中以來便如此據所言極是可依奏仍降指揮其他有無似此去處及別有侵刻營運錢等並詔罷之○已巳臣僚言臣聞一定不易之謂法循習引用之謂例故昔人常守法以發例未嘗用例以發法今之有司大抵反是若天官諸選條目猥多法例參錯更奸深遠法無已行而或發例有已行而必得此其為弊固非一日之詔銓部凡七司所行之事條法具載分明可以遵用而偶無已行者並令長貳郎官據法施行若於法窒礙而偶有已行之例並不得引用從之○丁丑宰執進呈次上曰秋季在近命令獄案有稽緩者可擇數事稍大而日子最久者當議行遣今州郡職事弛慢不一難為一例從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而此岳霖降官印榜行下已又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豈可不明賞罰天下事只是賞罰不然朝夕諄諄無益○是日進呈諸路監司帥臣每遇歲終各以所部郡守考察職否來上浙東一路最近淳熙十一年分至今尚未開具聞奏上曰近來發弛事多須當懲戒於是帥臣鄭丙提峯勾昌恭各降一官○秋七月癸未臣僚言伏見淮上州軍逐處皆有樁管米斛建康鎮江大軍屯駐又有總司錢糧

淳熙十一年

惟太平州采石鎮、沿江要害去處。去歲民間艱食，州郡必無儲備。聞淮上去秋成熟，淮人多有載米入浙中，出粟不行。今來秋成在近，欲望先次支降本錢，付總領所及時和菜，詔趙汝誼於建康務場見樁管會子，先次取撥一十五萬貫。委官就采石倉措置，依在市時直采米椿管。○詔罷荆門軍、泅河、武寧、黃泥三處稅場，以前知軍陸沈言稅額不過二十七貫三百三十三文。豪民買撲擾民故也。○是日進呈會子數，上曰：會子之數不宜多，他時若省得養兵，須盡收會子。○壬寅進呈內藏庫奏和州無為軍、常德府拖欠淳熙十年分錢已降指揮，再限一季起發。上曰：近日和州却以三千緡賂內侍，求免事覺，所免只五千緡，却用二千緡囑託，謂何王淮等奏其意以為可長，又得免故不憚一時之費。上曰：守臣張士詹、張臨、趙公頤各展二年磨勘，更與展限半年，須管發納數足。○吏部言：一廣考試補攝官人乞依本部銓試出官指揮將考校到合格人以十分為率，取五分從之。先是廣東提舉韓璧言：一廣兩薦之士許試攝官，謂之試額，二年再試，謂之待次，累至三試，謂之正額。然後就祿或任監稅，或受簿尉。至有闕官甚處，雖待次亦得以濫授，其試攝之程度大略如銓試之五

場自非雜犯，雖文辭鄙俚亦在所錄。僥倖太甚，乞自今一如銓試法。下吏部勘當而有是請。○甲辰詔罷常德府一處復州六處稅場，先是提舉趙善譽奏兩州七處稅場共納一百八貫，與泅河事體一同。上曰：罷之甚當，如此等事一日做得一件，計一歲之利亦多矣。因并從之。○乙巳詔罷揚州江都縣版橋、泰興縣新城、楚州山陽縣謝家盱眙軍天長縣龍理、石梁、秦蘭、高郵縣臨澤二墩八處稅場，以淮東提舉趙不流言。盱眙係極邊揚州高郵係次邊，不仰此豪末之利而徒使豪民撲買小民被害，所有淨利錢本司欲依數抱認起發之。將上件稅場並行住罷，故有是命。○臣僚言：竊見浙運取乘近因屬邑版帳錢額太重，乞與屬郡評議將額重處量減，詔從其請。臣竊以兩浙版帳錢額之重，實與江西之月椿相似。二浙州郡亦自窘匱，與江西不同。就諸縣之額太重者與之斟酌，縣有毫釐之減，則民有毫釐之惠。此實然之理。若諸路得一賢轉運使，則不待寇蓋交馳而裕民之說行矣。欲望出臣此疏，付之版曹行之。浙運更令取乘與諸郡守臣悉心講究，次第行之。諸路得為楷式，更願陛下不惜少裨版曹以蘇民力從之。○八月甲寅監察御史冷世光言：監司歲出巡歷吏卒

孝宗淳熙十一年

監司巡
樓壁之

天猶
下猶
弄弄

官一
民一
役一
例一
差一

法不
行不
私不
人

誅求所過騷然一縣之中凡數百緡僅能應辦否則睚眦以興怨摺
 撥以生事乞明詔諸路監司今後巡歷力革此弊所用隨行吏卒各
 於州郡差撥逐州交替從之○丁巳上諭宰執一廣鹽事當併為一
 司王淮等奏外議又更有一說併司後恐廣西漕既不預鹽事即無
 通融錢物或至支吾不行上曰如此亦須更商量盡天下事全在致
 思思之須有策窮則變變則通譬如弈棋視之如無着思之既久着
 數自至淮等奏臣等終日思之陛下乃一言而決此無他虛則明爾
 上曰更賴卿等○辛酉令提領封樁庫所支降會子一十五萬六千
 二百六十九貫付淮東總領所三十一萬六千三百一十二貫付淮
 西總領所三十萬貫付湖廣總領所並充今年和采樁管米本錢支
 用○壬戌詔封樁庫支降會子五十萬貫委浙西提舉羅點和采米
 二十萬石淮東總領所取撥鎮江府見樁管會子二十九萬貫湖廣
 總領所取撥鄂州并大軍庫見樁管會子共三十萬貫並各就豐熟
 去處置場內浙西提舉就平江府置場招采堪好米斛仍一面取見
 實直開具申尚書省毋令稍有科抑○乙丑御筆朕惟差役之法為
 日蓋文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令可謂備矣然州縣奉行之不公豪

貴兼并之大甚隱寄挾戶弊端益滋一鄉之中上戶之着役者無幾
 貧民下戶畏避棄鬻至不敢蓄頃畝之產莫若不計官民戶一例只
 以等第輪差如此則不惟貧富均一且稅籍之弊不革而自去可令
 戶部給舍臺諫詳議聞奏○丙寅新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趙警朝辭
 進對上曰鹽事利害稍重凡事可親臨之勿容官吏作弊至奏羨餘
 錢上又曰待與卿少減庶得卿易為監司以刺舉為職賢者固可舉
 賊吏切不可不按○樞密院進呈畢上曰陳良祐薦莊治應賢良卿
 等見其詞業否王淮等奏已見之上因問鄭建德上又曰李堂為文
 無氣槩如蘇軾真是難得今莊治可與試淮等奏試時莫亦須有二
 兩人上曰既降指揮不限年月亦不須限人數○癸酉樞密院進呈
 知建康府錢良臣奏秋教按閱禁軍路鈴訓武郎胡斌恃酒無禮望
 賜罷黜上曰胡斌素多口舊在潛邸故略假借而乃敢輒犯階級可
 降兩官放罷○甲戌進呈秦熈奏德安府巡檢張革慢棄本職於公
 廳罵前任守臣乞罷黜上曰此風不可長按罷輕典更降兩官○丙
 子詔浙東提舉具到淳熙十年旱傷紹興府會稽縣下戶借貸官米
 四百二十餘石特蠲放○九月甲申詔婺州蘭溪第四第五等入戶

孝宗淳熙十二年

多疑
之士

揚忠
輔言
曆差

命銓
部銓
量知
州

論郊
禮權
班大
早

立奏
屯比
收麥
稻限

淳熙八年內借過常平錢收買稻種見欠四千九百六十餘貫可並
蠲放○丙戌進呈國子祭酒顏師魯奏劄欲獎進節義之士上曰甚
好王淮等奏此在陛下進用之間上曰亦須卿等留意○辛卯進呈
禮部狀大史局與成忠郎揚忠輔所陳曆法異同伏乞朝廷差官監
視揚忠輔同大史局不干礙官測驗施行上曰日月之行有踈數故
歷久不能無差大抵月行道遠多是不及無有過者至日可遣臺官
并禮部官同共看驗乃詔差禮部侍郎顏師魯監視測驗先是忠輔
言南渡以來嘗改造統元及乾道二曆皆未三年已不可用目今見
行淳熙曆乃因陋就簡苟且傳會而已驗之天道百無一合淳熙曆
朔差者自戊戌以來今八年矣忠輔因讀易粗得大衍之旨創立日
法偶與天合撰衍新曆已數年矣凡日月交會氣候啓閉無不契驗
今乙巳歲九月望交蝕在晝而淳熙曆者法當在夜在晝者蝕晚而
不見在夜者蝕早而見若以晝夜辨兩曆之是非斷可決矣故有是
詔尋命官測驗是夜陰雲不見○壬辰臣僚劄子奏吏部差注知州
乞並令長貳同共銓量其人材堪與不堪應選保明聞奏或前任有
過犯者亦酌其輕重而為之去取其人材不堪應選者即報罷注以

宋史卷之七

三十一

次人都堂審察更加精覈庶幾不至冒濫詔自今吏部差注知州長
貳同共銓量先次保明聞奏○癸巳進呈起居舍人李嶼奏切見郊
壇之際命官行事皆所以尊天禮神贊導之吏利於速集往往先引
就位以待行禮立俟既久筋力有限徒倚疲頓或至倒側及當行禮
多不如儀肅敬之誠何從而生上曰此說甚當朕往日在潛邸為亞
獻時催班亦早時風緊簾踈頗覺難待况百官既無幕次又立班太
早所謂雖有肅敬之心皆倦怠矣蓋引班吏只欲早了他事寧顧時
之未可今次只須先一刻催班卿可諭與禮官○丁酉進呈郭杲申
襄陽府木渠下屯田二麥數上曰下種不少何所收如此之薄可合
郭杲子細開具因依聞奏上又曰所在屯田可合總領副都統制漕
臣守臣將每歲所收二麥於六月終稻穀於十月終同開具數目帳
狀聞奏仍先具知稟文狀申尚書省繼以湖廣總領趙彥逾知襄陽
府高夔京西連判劉立義鄂州江陵副都統閻世雄奏襄漢之間麥
稻熟晚乃詔二麥於七月終稻穀於十一月終具數聞奏○乙巳樞
密院進呈吳煥奏比年改除帶御器械供職復舊還任條來條去規
求解帶恩例在法歷任謂二年成資今雖不及二年亦合供職及一

淳熙八年

卷之六

戒諭

人情

省冗

年以上方可上曰此劄甚好今後須管供職及一年方與解帶恩例
 只作直旨行下○中書門下省奏訪聞前知綿州史祁得替之日以
 本州見在曆尾錢指為羨餘獻總領所希求薦舉詔史祁特降一官
 放罷○臣僚言諸路職否守臣姓名外間多不聞知乞令三省劄下
 給舍臺諫不公不實者許繳駁論奏從之○是月湖州台州水○冬
 十月丙辰賜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閻仲御筆朕惟將帥
 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已而自用故下有沈抑之歎而上無勝筭
 之助殊不知兼收衆善不揜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
 成效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駟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
 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奢封為君與廉頗同位果何
 害焉卿當以奢為法仍刊石給賜殿帥以下○丁巳進呈洪邁奏監
 司課績欲倣國朝故實行之上曰此事只行一過便是文具今監司
 只是擇人為急若擇時留意課績之法不必行○庚申詔兩淮并沿
 邊州軍歸正人請占官田昨累降指揮與免差稅賦今限滿理宜優
 恤可自淳熙十三年為始更與免二年○丙寅上諭宰執陳延年
 今何在其人貪汙不可與差遣王淮等奏延年亦曾為監司來上曰

文獻通考

卷之六

不唯監司不可亦不可與郡○乙亥進呈知隆興府程叔達乞將淳
 熙十年分百姓未納稅苗蠲放其上供及分隸之數自行管認上曰
 不虧公家又有利於百姓甚好可依奏仍令出榜曉諭王淮等奏以
 此觀之州郡若得人財賦自不至匱乏上曰此須是守臣自不妄用
 若是妄用何以表率胥吏使財賦有餘○丙子進呈何萬奏簡拔人
 材劄子言及均外輕內重之勢上曰重內輕外自是人情王淮等奏
 昔人有為大理卿者人以爲登仙上因言淮漕關人可改差王正已
 正已平平淮上事亦簡却以朱安國為江東漕其人亦有立作淮等
 奏朱安國近按文思院官亦甚當不知是副使或判官與職名否上
 曰只是判官俟其到任能按發賊吏除職未晚○十一月甲申進呈
 司農少卿吳燠奏伏望陛下令有司集議冗食之吏散在百司者務
 從減省先自省部始若夫不急之官宜汰之兵亦可以次第澄廢其
 於大農歲計不為小補上曰此說可行但遽然省罷人必怨懼可令
 敕令所參照條法合省減人數且令依舊俟離司或事故更不作闕
 其合減兵卒亦許存留如事故更不差撥十五年五月施行○又進
 呈前將作監朱安國奏文思院製造有物料未到者轉移前料以應

孝宗淳熙十一年

急切之頃臣願明頒睿旨自今文思院製造不得轉料又文思兩界除打造器物合支金銀外催工食錢並乞給一色錢會支散度幾金銀出入經由門戶有所關防又皇城司差親從官二名充本院監作動輒發持邀取常例乞罷差上曰二事皆依奏如差親從官亦何用罷之誠當○詔知漳州黃啓宗清廉律已撫字有勞除秘閣再任○壬辰福建運司言本路財賦全仰州軍運鹽息錢及趁賣產浮契鹽丁米等錢以為歲計內有掛欠於民有害皆當除放本司已行下所屬權任催納竊慮州縣違矣復追緣所欠錢係本司窠名正非上供之數乞賜蠲放從之○辛丑冬至郊先是詔史浩陳俊卿陪祠皆辭之上曰方登壇時雨點下及奠幣玉便晴此皆上天垂祐王淮等奏陛下聖德格天上帝臨饗實邦國大慶○赦勸會廣南東西民間有曾祖父母年已六十而身未成丁之人州縣便行科納謂之掛丁錢已令監司約束或有違戾帥臣互察以聞○夔路運判楊樞言本路諸州自淳熙九年至十年終所欠轉運司係省錢物皆言旱荒之後催科不行是致積欠欲將所欠錢引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五道米麥二千二百四十九石絹五百四十二匹與行免放即與上千錢物別

無相干從之○丙午宰執內閣奏事賜坐上曰前日郊祀行禮時宮中簷溜已滴聞北闕左右雨尤甚只圓壇處無雨王淮等奏陛下至誠感格天地百神休饗明甚○十二月庚戌朔加上太上皇帝尊號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八字太上皇后備德二字○壬子進呈次王淮等奏前日冊寶禮成天色清明中外無不忻愜上曰前日慈顏甚懽和氣洋溢不可言壽聖諭朕以兒婦盡在前便圖畫莫能就淮等奏陛下孝德奉親甚至誠載籍所未聞上曰太上賜朕銷金背子一領太上亦自著一領但色差淺此便是昔人班衣來歲慶壽日更服以往淮等奏幸茲際會獲覩盛事○癸丑尚書右司郎中何萬轉對伏見今之風俗視舊日侈此家給人足不能如往時也本朝自淳化之後已號極治仁宗皇帝深慮風俗易至奢縱景祐二年乃詔天下士庶之家非品官無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毋得綵繪棟宇及間朱梁器用毋得純金及表裏用朱非二品以上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金綾器及用玳瑁器非命婦毋得金為首飾及真珠裝綴首飾衣服凡帟幕架帕牀裙毋得用純錦繡民間毋得乘檐子其用兜子者所異無過二人非五品以上毋得乘開裝銀鞍其乘金塗銀裝條子促結

鞍轡自文武陞朝以上乃聽違者物主工匠並以違制論臣願如景祐之詔更切考其目今違矣於禮法者開具各件嚴立禁戒始自中都以下四方則用度有制民力自寬乃詔禮部參照景祐詔書并見行條令討論聞奏○甲寅茶馬司言石昌馬場歲額所管皆是遠蕃夷人入中其間多蹄黃怯瘦之類若行排發必致損斃本司於西和州置豐草監并石昌良馬監務應副歇養依已降指揮招置司牧人兵一百人本州全不呼索○丙辰詔戶刑部刷具人戶經臺詞訴未曾結絕者開坐名件下元來所屬從條結絕申部報臺如有稽違及滅裂不報者具事因申取朝廷指揮施行○庚申進呈知成都府留正巧祠劄子上曰留正莫實是病卿等可即擇人往成都玉淮等奏欲以趙汝愚往上下曰朕亦思量無如汝愚其處事不偏可以往福州未有人卿等可選擇來一併降指揮○癸亥新差權發遣簡州丁逢新論今日財賦策名之數多養兵之費重民力有限而州縣之吏並緣名色巧計侵移重困民力之弊乞嚴行禁止上曰卿到簡州當遵守所言○丁卯進呈湖北提舉趙善譽乞將本路買撲江陵府高陵等四十五處河渡盡行發罷聽從近便居民各以舟船渡載度幾

豪民不得專其利而商旅無迫脅阻滯之患其課利錢之下本司於常平頭子錢內逐年支撥代納亦不妨諸處解發策名而商旅得以通行實為無窮之利詔從之○庚午淮西常平司言濠州乞除豁收糴不敷折欠米一千五百五萬石有奇係救活餓殍詔特與除放○乙亥詔降授忠翊郎殿前司左翼軍統制盛雄飛特降兩官送隆興府居住以在任日不親臨教閱添置回易泉州具案來上故有是詔○是歲知龍州王稱上東都事略○詔舒蘄二州鐵錢監歲鑄並以二十萬貫為額

淳熙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上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內降赦略曰朕懋遵丕訓紹闡令圖維慈皇德盛於中興肆上帝休申於多祐對昌期之鵠奕登鴻筭之延長且尊歸於父若子之誠若美報其上者下之誼荷神明之右序獲貺施之宣臻五福之曰壽康曾駢膺於備順億載之為父母所並奉於身嘉眷言比屋之民與播康衢之頌逢熙聖運介美春祺新日新而又新將大颺於懿鑠老吾老以及老宜均資於群黎○戊戌詔淮東淮西湖廣總所并江池州襄陽江陵府大軍庫淳熙十三年終見在金銀錢會並限半月從實開具申尚

書省○二月庚戌詔潼川運判岳霖職事修舉除直徽猷閣再任○
 是日進呈詹儀乞將通判沈作器與宮觀上曰詹儀之所按固然
 但此門亦不可開監司按通判則可知州於通判按舉皆不可若通
 判只是隨順焉用通判此文字合如何王淮等奏不與之行只不得
 不知可與別州伴對換否上曰却不如與改差別一處通判○癸丑
 進呈趙師魯乙四十大縣歸堂上曰今方欲清中書之務至於知縣
 差注全在銓量不然焉用銓曹為○乙卯進呈步軍都虞候梁師雄
 奏射鐵簾合格官兵人數上曰聞射鐵簾諸軍鼓躍奮勵誠是作成
 士氣周必大等奏兵又不用自然氣憤今陛下以此法激勸自然戮
 力事藝人人皆勝兵矣上曰然○辛酉進呈知州軍留闕王淮等奏
 今留此闕後去欲得近見次與人却有之上曰如此甚好可令中書
 置簿籍定但自遵守○癸酉上曰射射鐵簾與轉官資作多少士氣
 又曰朕觀唐世大將得人頗多蓋緣內討方鎮外有吐蕃回紇無時
 不用兵所以人皆習熟國朝仁厚不動兵革餘三五十年所以名將
 少王淮等奏人才遇事乃見但中外多事用兵不已亦豈是美事上
 又曰事全在人區處譬之奕棊到窘迫處自有別有轉身一路只是思

宋史卷之七

州甲

慮不至○丙子上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
 如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二句人君豈不知自是不能行甚者但
 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陸贄
 論諫諍復不已若正欲德宗知而行之如魏證於太宗則語言不甚
 諄復且德宗禍亂此何時也而與陸贄論事皆是使中人傳旨且事
 有是非當面反覆詰難猶恐未盡投機之會間不容髮中人傳旨差
 了多少事朕每事以太宗為法以德宗為戒○二月丙戌淮東總所
 具到鎮江戶部大軍庫見錢會子等六十七萬一千九百一十五貫
 有奇揚州通判廳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四貫有奇楚州大軍庫九千
 三百二十一貫有奇計錢七十萬八千八百八十貫有奇又鎮江務場十
 二年十二月終見在錢二十四萬四千一百四十貫有奇通計九十
 五萬二千三百二十貫有奇詔令於鎮江府大軍庫見在會子內依
 去年例取撥一十萬貫赴封樁庫送納淮西總所具到池州大軍庫
 見錢會子五十萬四千五百五貫有奇詔令於池州酒息會子內取
 撥一萬貫就本州認數樁管湖廣總所具到襄陽府大軍庫一十一
 萬九千九百二十一貫有奇詔於內取撥會子一萬貫就本府認數

孝宗淳熙十三年

論陸
賀奏
說

恐有
德宗
之失

老政
聚手
轉
論陸
陽之

椿管非朝官不得擅行支使○辛卯詔福建運判王師愈職專修舉
除直秘閣再任○夏四月庚戌讀陸贄奏議論度支折稅市草事狀
蕭燧言自古聚斂之臣務為欺誑以術已能未有不先紛亂制度者
上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讀贄所論裴延齡書燧言君子未
嘗不欲去小人然嘗為小人所勝如蕭望之為恭顯所勝張九齡為
李林甫所勝裴度為皇甫鎛所勝上曰皇甫鎛亦延齡之徒也○是
月詔沒官田產合拘收租課入常平違者科罪○五月己卯蕭燧奏
讀陸贄奏議聖語上曰朕每見贄論德宗事未嘗不寒心正恐未免
有德宗之失卿等可條具來上又曰德宗強明不肯推誠待下雖更
奉天離亂終不悔悟此所以知其不振也上又曰德宗不明不能歷
服臣下故當時藩鎮敢爾妄作○是月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
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上表稱謝各進謝恩詩○六月己未臣
僚言臨安守臣將本府胥吏除合存留外罷逐一百五十餘人更有
不曾根括不得姓名人盡行汰斥亦幾二百餘輩臨安在輦轂之下
而吏輩額外增置私自存留如此其眾况四方郡邑之廣胥徒之冗
何可勝計乞令提舉將州縣人吏照應紹興二十六年指揮存留正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額外其餘盡行罷逐其合存留之人不係過犯不經斷勒方許存役
從之○秋七月己卯知廣州潘知言奏本州置局折賣鹽包係淳熙
元年創置六年內方始計口給曆付民戶照不測點曆比較責罰其
實鹽包之價比之監鈔減三分之一公私各便但給曆鈎考近於均
敷欲拘回元曆頭買多或少聽從民便從之○是月令諸路州縣並
以見錢會子中半交收上因言聞此間軍民不要見錢却要會子朕
聞之甚喜但會子不可更增見在之數○閏七月己酉令淮浙提鹽
約束逐州主管官遇亭戶納鹽在官須管即時秤下支選本錢不得
縱容官吏培克如聽用以待鹽官饋遺宴集之用花帶以待鹽官秩
滿裹糧之費等錢及上戶懇請折除等事並嚴覺察按劾仍許亭戶
越訴○是月雨雹○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軫○庚辰宰臣謝賜
上諭梁克家等否泰陰陽之理冬夏二至之候陽生於子冬至夜半
子時導迎陽氣人須是清心窒慾又論復卦王淮等奏人之一身與
天地相為流通上曰人身一日便是天地一歲只是一身小天地大
○辛巳詔集英殿撰知隆興府程叔達久任閩寄治行有聞除敷文
待制再任宰臣言叔達再任一年有半上以易地不如因任○辛卯

孝宗淳熙十二年

王侃
再任

命欽
上元
帥與

論當
今要
務
喻筆
執留
意大
事
重閣
門之
邊

朱弦奏乞約束州縣不得擅將苗稅折納價錢王淮奏莫更申嚴上
曰不須得事貴簡而嚴若繁徒為文具○已亥進呈約束諸路納義
倉米上曰亦不須得若有違矣自當行遣今後更不降指揮○九月
庚午進呈戶部勘當到江西安撫等乞將上供米折納價錢上曰誰
為此說食與貨自不同本是納米今教納錢不可○辛未知靜江府
啓儀之言知宜州王侃盡心邊備蠻徭知畏乞優加旌別仍令再任
詔王侃特轉一官減三年磨勘令再任○壬申翰林學士兼修國史
洪邁奏竊以靖康之難諸王皆留京師唯太上皇帝持節河北用能
光啓中興符一馬化龍之兆近者忽得欽宗遺翰石刻一紙於故相
何臬家蓋靖康元年閏十一月胡騎攻都城中外不可復通太上奉
使至磁州而有王雲之變中文還相州迤邐東如濟鄆當是時臬為
開封尹首建元帥之議及在相位遂擬進蠟書之文其語云訪知州
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皆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俗天地神示所
當佑助撥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充兵馬元帥宗澤汪
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欽宗批云依奏施行又批云康
王指揮已黃帛書訖又批云康王指揮已付卿係黃帛書必已到蓋

宋監廿七

二一六

閏月十三日所行也欲乞行下何臬家取索布之史館以彰示萬世
為炎德復輝之符詔從之○是月詔求遺書○詔裁省百司冗食○
冬十月甲戌朔○是月仁和知縣陳德明坐贓汙不法免真決刺面
配信州其元舉主葉蕭齊慶曾郭棟各貶秩二等○十一月辛亥進
呈陳居仁劄子乞略細務上曰說得甚好今之要務不過擇人才正
紀綱明賞罰更賴卿等留意却不須多降指揮徒見繁碎○甲寅進
呈司農寺已分委西倉糴事上曰此等文字便可自劄下凡指揮須
教人信而畏若是玩瀆何補於事當取其大者要者留意至於小事
姑從闊略如除授監司太守卿等須當反覆留意上又曰少降指揮
不唯事簡又且人信所謂一舉而兩得之○庚午臣僚言切見舍人
祗候見以二十八員為額今先次供職及待闕者又二十三人猥併
為甚今又有旨吳松年除閣門祗候令額外供職欲望將上件指揮
特賜追寢自今或攀援僥倖者一皆杜絕蓋清其源所以重其選詔
從之○辛未進呈敕令所審定裁減吏額上曰革弊以漸見其人且
依舊存留只是將來不作額最為良法不至拂人情今後經審定訖
逐旋進呈○是月四朝國史成至是進呈列傳及仁宗玉牒二祖第

皇宗示 淳熙十三年

六世下宗潘慶系錄今上會要○梁克家罷相與在京官觀兼侍讀
 ○十二月辛巳臣僚言汀州科塩之害詔令漕臣趙彥操王師愈同
 提舉應孟明措置聞奏彥操等尋奏汀州六邑長汀清流寧化則食
 福塩上杭連城武平則食漳塩亦各從其俗耳夫食塩者既異則鈔
 法難於通行今欲將舊欠鹽錢盡與蠲放及減塩價其所蠲舊欠與
 所減塩價本司却多方措置那允應補其數如此則州縣之力即日
 可紓立價既平買塩者眾私販遂息官賣益行價雖裁減用無所虧
 是汀州與六邑歲減於民者三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
 奇所補州用與所放舊欠又在此外加以利源不壅財力自豐救弊
 之本無以尚此並從之○是月利州路饑命振之

丁未淳熙十四年春正月丙午進呈真州運司乞展限收換銅錢上
 曰人相玩習全不成號令王淮等奏且教帥漕司措置如何上曰頻
 降指揮人却不信今且教措置亦好又進呈陳公亮乞約束綱運之
 弊上曰只是揀一兩處行遣便得上賢不待賞罰自勸勉自知奉法
 至於中人無賞罰不得但天下大抵皆中人指揮雖多無補只是賞
 罰下愚之人雖賞不知所勸罰不知所懼然賞罰豈可廢○癸丑詔

長寧軍消并監鹽許通入瀘州樂共城博望寨梅嶺板橋政和堡等
 五處地分販賣以臣僚言長寧歲計獨仰塩井下制置司措置而有
 是詔○二月庚辰福帥賈選言福州瀕海諸寨皆係海道要害今巡
 檢乃有以蔭官及雜流出身或素不知兵或年已垂老緩急不可倚
 仗乞今後應沿海巡檢須武舉或軍功出身年未五十諳曉兵機行
 陣之人方許注差送吏部看詳勘會欲先選曾經海道捕賊立功諸
 會船水人次注武舉出身人如無即依見行法差注止不注流外出
 身之人從之○是月以樞密使周必大為右丞相以參知政事施師
 點知樞密院事○三月己未進呈兵部申李明等該慶典轉資上曰
 拍揮使轉都虞候即止與轉行無害惟忠佐轉過即奏子下班祗應
 不可放行○庚申中書舍人陳居仁言祖宗加意斯民見於役法尤
 為詳備其後臣僚州郡申明衝改浸失法意乞下敕令所取祖宗免
 役舊法并於戶部取括紹興十七年以後續拍揮本所官公共精加
 精攷其有與舊法抵牾有即行刪去修為一書名曰役法撮要候成
 鏤板頒之天下詔從之○丁卯權知臨江軍孫好修奏進士歐陽希
 支妻廖氏死節事建炎紹興間寇起建昌號白蠶笠剽掠城邑廖氏

淳熙十四年

婦節

挺獲
逃軍
賞斬

詔降
香檮
兩

看詳
應詔
封事

與夫共挾姑趨山避之行至田中為賊所圍欲遂執廖氏廖氏正色罵賊曰尔等兇徒欲脅從我我決不能受辱厲聲罵賊不絕口賊知不能屈即揮刀斫墮其兩耳及臂腕骨皆解詔令臨江軍將廖氏墳墓量加封護仍宣付史館○是月親試宰人賜王容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戊寅宰臣王淮等奏平江闕守臣上曰卿等商量須得資望稍高者為之淮等奏張昺上曰昺在鎮江恰好又奏張子顏上曰亦不須得在彼猶在此也○壬午進呈趙伯猷乞添差軍中屬官差遣上曰軍中豈可添差虛費請給占破人從當時不合開端遂使源源陳乞不已可降指揮除見任添差人許滿今任日後更不差人○五月丁卯進呈郭杲申被獲逃走軍兵滿及三年乞放全分請受上曰軍兵逃走首身為知改過自新所以二年放行全分請受如逃走挺獲上禁軍依法當斬豈得三年放行全分有妨軍政所乞難行○六月己卯進呈兩浙運司狀稱取會諸州得兩分數即便具奏上曰教排日申恐有早去處朕不知也○辛巳王淮等奏禱雨未應上曰朕欲親詣太一宮燒香次至明慶淮等奏當此盛暑懼勞聖躬上曰朕為百姓不憚出一日亦欲小民知朕此意○癸未王淮等進

呈馬大同具析到臧否遲滯因依上曰欲行賞罰須是詔江西提刑馬大同降一官○甲申車駕詣太一宮祈雨燒香次詣明慶寺○是日降御札付福建帥臣賈選等曰比日行都愆雨將幾月矣驕陽若此旱勢必廣永念遐遠朕心如焚今專遣人降香前去仰本路帥臣可於寺觀靈跡去處誠懇親往祈求至於築壇之法亦可遵用仍行下所屬州軍務獲感應以寬顧憂○是月修炎帝陵陵在衡州茶陵縣從衡州之請也○秋七月丙午詔政事不修早曠為虐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躋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己酉詔夏秋之交早曠為虐深慮州縣弊事民間疾苦雍於上聞致干和氣可令諸路監司各限半月條具聞奏○癸丑進呈應詔封事上曰所付下封事可令檢正都司逐一看詳有合施行事件開具申尚書省亦擬幾求言不為虛文○是日進呈何澹封事說及省吏改易都司簽擬文字上曰是如此否卿等可自以意問之前後所改易者何事亦欲官吏各有所警○戊辰進呈監司具到州縣弊事詔付給舍看詳○是月振台處紹興府等州旱災○八月辛未謝雨上問歌雲漢之詩如何王淮奏如法○丁丑令應巡檢下土兵不許差充接送

淳熙四年

施行 群臣 封事

鄭倫 言大 臣不 和

論革 弊以 漸

乞裁 定刺 配法

從廣東提刑管監請也。○壬午檢正諸房公事尤袤等奏看詳封事
內樞密院檢詳范仲藝奏近年以來循習成俗事無巨細關節交通
私禱公行違棄法令變亂黑白散混是非上誤政刑不無乖戾詔令
御史臺覺察又看詳右司員外郎京鏜奏版曹有一論訴必徧送監
司而不肯予決有一取會必下送子司而不肯承受及責其結絕方
且枝蔓其事人戶雖經臺越訴經省催促彼豈暇顧欲人民不怨可
乎詔今後須管隨事與決毋為文具。

漢世每有災異輒下詔求直言所以救不逮而答譴告也自是歷代循之以為故實然其采擇見諸行事者固已無幾而以正論獲罪者亦往往有之壽皇間因旱曠詔陳闕失導以無有所隱而所上封事或首經乙覽徑令施行或付出進呈與大臣商確或令宰屬看詳擇其可行者行之見於記注班班可考也其曰不為虛文誠如聖訓臣故哀次而著之以詔萬世

○上曰凡事是非非須是分明牛李之禍至數十年不解者正緣主聽不明若主聽明惟是之從勿問其孰為牛黨孰為李黨可也。○癸未又進呈封事上因論鄭僑封事多言卿等不和但事惟其是若一以為可一以為否各陳所見亦何害朕前爭辨退即無事若常時然王淮等奏揚前爭辨退而如常未嘗爭辨前輩大臣多如此皆為

宋廿七

三九

國事而已若心為國便有錯誤何害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庚寅進呈嚴州分水縣土地神乞賜廟額上問嚴州今歲旱傷否王淮等奏嚴州旱傷上曰本州既是旱傷神何功於民而欲加廟額不可。○甲午進呈蕭燧乞省節財用上曰朕面諭蕭燧革弊之道遲之以漸則不拂人情久而弊自革如減吏額減冗兵等事皆以其漸行之數年之後必獲其利燧因言比歲郊祀奏薦甚少亦是向來裁減之效王淮等奏正緣武臣閑陞而軍中有官人却須將副以上方理非所以優從軍之士賴卿等記得立法之意不曾放行周必大奏軍中人考第易得如外任則多待闕非十年不成一任極難閑陞奏薦安得不減上顧必大云丞相知始末說得極是。○是月臣僚言刺配之法始於晉天福間國初加杖用貸死罪其後科禁浸密刺配日增考之祥符編敕止四十六條至于慶曆已一百七十餘條今淳熙配法凡五百七十條配法既多犯者自衆近臣僚建議請改定居役之法已降指揮看詳至今未有定論莫若依做舊格稍加參訂將犯配法人如入情重則依舊刺面用不移不赦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用不刺面放還之格其次

賜 輔 否 大 皇 上 山

行 年 三 之 服

那 不 命 子 參

詔 太 子 參

誓 差

最輕則降為居役別立年限從免之格儻使居役本條或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本城滅其放限如此則於見行條法並無抵牾且使刺配之法專處情犯兇蠹而其他偶麗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顧藉可以自新惟陛下留神速詔有司裁定施行○九月壬寅詔朝奉郎權發遣夔州揚輔降一官以奏臧否遲慢故也○是月令湖北京西措置民兵三丁取一五丁取二十丁取三○冬十月戊辰朔大赦以太上皇帝違豫痊平也○是日進呈劉貴妃姪劉允中乞添差差遣上曰太上皇帝朝添差差遣少曾放行如吳益兄弟最是戚里近親亦不輕與何況其他劉允中止令具正闕陳乞○乙亥太上皇帝崩遺誥太上皇后宜改稱皇太后尋上宮名曰慈福○上尋諭王淮等欲不用易月之制如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自不妨聽政司馬光通監所載甚詳淮等奏通監載晉武雖有此意然後來只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欲行淮等奏記得亦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於是禮官乞大祥改服大祥之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上祔廟畢改服皂幘頭淡黃袍黑鞋帶過宮則縗經行禮二十五日而除上批淡黃袍

庚子七月

四十一

改服白袍自是每御延和殿並服大祥之服而不用皂幘頭其折上巾白袍並以布為之禁中則布巾布衫過宮則縗經而杖至逾月群臣拜表請御正殿上批俟過祔廟勉從所請○司農少卿邢璞為告哀使至汴京虜人錫燕欲用樂璞持不可自朝至于夜漏下三十刻璞持議益堅虜不能奪竟徹樂即坐恣遽而罷至燕京其閣門又令南使服吉帶而見璞又持不可日將中乃見殿上皆淺黃帷帳乃知虜主本無他特群胡生事也○十一月甲寅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上謂宰臣曰皇太子年長若只在東宮亦恐怠惰所以令決庶務可擇日開堂與卿等議事○乙卯進呈淮西總領趙汝誼體究到馬軍行司回易等事上曰諸軍今後如有違戾令總領所覈察以聞施師點等奏總領銜位帶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正是此意上曰向來銜位帶此一向防微杜漸誠為有理○是月詔定曆差先是給事王信等言布衣皇甫繼明太彗生石萬指述見行淳熙丙午曆氣朔有差乞更置局更曆臣等看詳繼明劉孝榮等定去年八月十六夜太陰交蝕命官測驗三人所定各有差失不同乞令各造戊申裁淳熙曆一本并各供乞以何占驗候占驗訖取其委無差忒者取旨至是

擿汰
諸軍
之效

開
事堂

置
右補
關拾
遺

朝
命太
子侍
立

王淮等奏石萬等所造曆與淳熙戊申曆差兩朔又淳熙曆十一月
下弦在二十四日恐曆法有差上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可
令禮部太常寺秘書省參定以聞○十二月己卯同知趙維奏昨日
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衆一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
擿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雄奏凡造事
之初衆口難一唯聖明不惑乃能集事○乙酉制司言夔路大寧監
四分鹽逐年科在恭涪等八州委是擾民已據運司措置止就夔州
以時變賣誠為利便所有虧錢除以金銀高價對折及運司抱認外
餘錢引一萬五千道已據總所將淳熙十四年以後年分所虧依已前三年躡
行抱認乞行下總所將淳熙十四年以後年分所虧依已前三年躡
例永遠抱認朕幾八州得免科抑從之○是歲詔諸路提舉截自今
後拘到沒官田產置籍估賣其價錢拘收取旨

淳熙十五年春正月戊戌開議事堂以內東門司改充命皇太
子儲日與宰執公裳繫鞋相見議事如有差擢在內館職在外部刺
史以上乃以聞○甲辰進呈除諫官典故先是上出林栗劄子諫諍
之官尚有關負居其官者往往分行御史之事至於箴規闕失寂無

宋史卷九十七

四十一

聞焉乞親擢端方質直言行相副堪充補闕拾遺者召見而命之以
遺補為名不任糾劾之職上曰朕每欲增置諫員但以言官多任意
論人向者初除臺諫人已預知必論其人既而果然若諫官止於規
朕過幸朝廷闕政誠合古人設官之意卿等更且考求前代與置本
末以聞至是王淮等具到唐六典所載與本朝舊制進呈上曰朕樂
聞闕失若諫官專是規正人主不事抨彈雖增十員亦可卿等便擬
指揮來既而詔復置左右補闕拾遺光宗即位罷之○江西運判宋
若水言照得本路旱傷江州與國軍為重乞將第四等五等人戶淳
熙十二年十三年以前殘欠苗稅并第五等淳熙十四年見欠夏稅
錢帛權與倚閣候將來豐熟逐旋帶納及將江州與國軍隆興府吉
贛州臨江建昌南安軍撫州安樂縣未解本司十一年十二年錢共
四萬六千七百二十餘貫米三千六百餘石並與免解從之○乙巳
上諭宰臣曰皇太子參決未久已自諳知外方物情自今每遇朝殿
令皇太子侍立

昔堯以天下之舜必先歷試諸難至舜之命禹亦必
丁寧而告戒之蓋神器之重庶務之繁非可以嘗試為之也壽皇
承高宗之付託臨御二十八年一日有倦勤之意將幸而授之聖

孝宗 淳熙十四年

尤表
獻言
太子

免二
年聖
節進
奉
論屯
兵於
農

驚
憂
災

子乃先開議事堂俾之參決其望之重愛之深矣雖曰聖子生知
之性不待孝而能至是聞見益廣情偽畢分曾未旬日壽皇已有
諸知外方物情之喜日夕習慣豈曰小補之哉然則今日施設之
美治功之盛豈得於家法之傳其視舜禹尤有光焉

於是大常少卿兼左諭德尤表獻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
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
眾議而後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於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萌常闕
於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
漢至今多出推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之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
彰殿下之令德尋以胡晉臣兼諭德鄭僑兼侍讀羅點兼侍講○進
呈戶部申會慶節諸州軍合有進奉上諭皇太子曰朕與免二年如
何王淮奏此一項錢物幾及十六萬緡係屬戶部歲計上曰可用封
樁庫錢撥還戶部自十七年為始依格進奉如諸路循例科斂充他
用委御史臺覈察彈奏○辛亥樞密院奏事因論及方有開措置屯
田上宣諭施師點等謂二十餘年不用兵一旦使之屯田不知樂從
否師點等奏軍兵又佚初令服田必以為勞才過一二年人得其利
安得不樂上曰如此必須樂從卿等更可詢訪師點奏屯田本意非

止積穀蓋欲諸軍布在邊鄙緩急有以為用上曰此乃寓兵於農之
意○辛酉進呈醫官劉確降官文字上曰劉確為供進太上皇帝醫
藥不謹比非他比可於遙郡上降兩官不許叙復上諭皇太子曰祖
宗朝醫官無除遙郡者不可不知○二月丁丑禮部郎鄭僑言准東
鹽場人戶各有官給煎柴地不許耕種年歲既久亭戶私自開墾自
淳熙四年以來按其所耕之地覆畝而稅之十取其五名曰子斗價
錢悉歸公庫歲約可得二萬緡緣此亭戶肆意開耕遂致柴薪減少
妨廢鹽業臣昨任提舉日嘗罷收子斗價錢禁約亭民將已耕過地
不得布種今已累年慮禁戢不謹此弊復興乞令監司覺察從之○
庚辰樞密院進呈趙汝愚李大正奏黎州買馬乞照舊法不拘尺寸
上曰所引舊法是紹興間舊法或京師舊法黃洽等奏係是祖宗時
舊法上曰祖宗時有西北馬可用黎馬止是羈縻今則黎馬分作戰
馬如何不要及格尺所乞難行○三月辛酉樞密院言臣僚奏紹興
初吳玠楊政畫蜀漢之地以守自散關以西付之玠梁洋付之政蜀
中諸邊散關為重願與二三大臣講求向來蜀中守邊舊迹奉旨令
制置司同都統司照應前後所降指揮公共相度經久利便聞奏據

淳熙十五年

興元都統制彭果申大散關一帶邊面係鳳州地界隸屬西路安撫所管淳熙二年間得旨鳳州係興元管認見今每年兩司差撥官兵守把切詳大散關一帶邊面係對境衝要來路最為重害兼緣鳳州郡事見係文官即與屯守之兵各無統臨亦非本司號令所及緩急之際議論不合或有乖違即誤國事乞依已降指揮將本州知州令本司選擇奏辟彈壓戍兵措置邊面詔彭果於統制官精選公慮諳諳練邊防民政之人具名聞奏其鳳州緩急應援一節仰照應所奏施行○是月葬高宗于永思陵四川制置司奏陝西秦川百姓聞高宗之喪皆戴白巾○夏四月丙戌祔高宗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饗廟庭○詔曰朕昨降指揮欲讓經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自上心率千載廢墜之典不為浮議所搖廟號曰孝不亦宜乎是時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議諫官謝諤禮官尤袤知其非而不敢爭惟勅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嘗上書贊上之決且言將來祔廟畢日乞預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朝臣方來章勿令

再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上頗納用

禮後世道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傳元之說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及合於亮陰遇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然漢文之制輕重三等漢人用之二十六日而釋服魏晉以來未除月而葬既葬而除隨自曾損初無定說以日易月之論發於應劭陋儒習之其後遂漸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既已大壞比之漢制亦非舊章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嘆已壽皇慕親之孝根於天性事亡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毀之年群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先定斷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讓經三年以終喪制千載以來一人而已於戲聖哉

○五月丙申朔進呈司謙之差遣上曰司謙之恐是初官如此則不要放行上顧太子曰切不可啓此僥倖之門太子奏僥倖之門啓之則便有攀援源源而來誠不可啓○戊申左司郎中王正已奏臣輒以已見採摭事實撰成皇帝聖德孝感記仰惟高宗聖神文武憲孝皇帝誕受天命紹開中興因時制宜繼好息民海內安靜功成不居傳授聖子陛下繼志述事盛德日新以天下養者二十有六年洎駕雲太清陛下哀慕罔極正歷代之失復三年之制群臣懇祈莫回聖意固已冠絕今古乃三月甲寅靈駕發引先是數日雲陰四垂時雨

孝示 淳熙十五年

間作海淖沒足行者病之壬子晦冥益甚癸丑之夕載陰載陽四鼓既作天宇澄霽望舒開明星宿清潤乾端坤倪呈露無隱遺奠禮成龍輻不濡大輦安行仗衛儀物肅陳嚴辦舒舒而前行列整暇登舟濟江潮波不驚祥風瑞煙以助安濟波神川后髮髻畢出駿奔翊衛咸效厥職施師奏功如履平陸洎至陵所人不告勞自時厥後凡大典禮曰賜而賜巧相附會臣工執事進趨恭肅登降唯謹略無沾服失容之患億兆臣民踴躍贊嘆稱未曾有傳之裔吏畏仰歸命臣切聞之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夫風雨晦明豈係人謀所能力致凡陛下志之所向無不景從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得非陛下聖孝上通神明感格之明效歟臣濫與朝列親逢盛日雖不學無文亦知所以歸美之報而繪畫天地模寫日月無益於廣大高明審矣然區區之忠自不能已臣不勝至願願降睿旨宣付史館以昭示無極謹拜手稽首撫其實而為之記詔從之○戊午浙西提舉石起宗言秀州海鹽縣蘆溼場催煎官蔡漢衰斂亭戶不能舉職乞與嶽廟上曰此不可與嶽廟湏是放罷仍令吏部契勘蔡漢得差遣年月日侍郎為誰吏部供到係賈選上曰選已罷去姑已之此後吏部如銓量巡尉等當

知所警○庚申殿侍冷世光言縣令親民之選昨吏部措置被按發放罷之人滿半年方許參部不許注繁難大縣止注小縣小縣之民何罪焉之令吏部遵守淳熙五年指揮凡經彈劾之人且與祠祿知縣曾經放罷半年後亦且與嶽廟兩次作縣兩經罷黜者不得再注親民差遣詔吏部將見行條法并節次指揮看詳措置○是月王淮罷相從所請也判衢州尋奉祠時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因對為上言陛下臨御以來非不論相也始也取之故老重臣既而取之潛藩舊傳或取之詞臣翰墨或取之時望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之刀筆計臣或取之雅重詭異或取之行實自將或取之跼蹐誕慢或取之謹畏柔懦或取之狡猾俗吏或取之勾稽小材始也取之奸豪譎詐枵然空鄙之夫而卒也任之隨順柔懦委靡無自立之志既取之又任之又從而躡貌之未嘗不介意也然皆非相也間有度量沈靜而經畫甚淺心存社稷而材術似疎表裏忠謹而規制良狹其他則以空疎敗以鄙猥敗以欺誕敗以奸險敗以浮夸敗以貪墨敗以詭詐敗以委靡敗若此者豈所謂相哉甚至於誤國有大有大可罪者海泗國家之故地也私主和議無故而棄之夷虜騎兵天子之宿衛也

法驗測

減百

不許
武臣
試免皇

對鑿

入對

不能進取無故而移之金陵汲引狂誕浮薄之流以充塞正塗擅開
 佞倖權嬖之門以自固高位而今也循習前轍浸成欺弊國有變故
 略無建明事有緩急曾不知任然則焉用彼相哉○禮部言國學進
 士石萬并楊忠輔拍淳熙十五年太史局所造曆日差忒事得旨令
 參定以聞今據石萬等造成曆與見行曆法不同乞以其年六月二
 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為驗及指陳淳熙曆下弦不合在十一
 月二十四日及差五六月減日日辰詔尤袤朱之瑞監視測驗○先
 是詔省減百司冗食至是共裁減七百三十五人從吳渙之奏也○
 六月戊辰進呈給事中鄭僑奏為王良輔免呈試仰惟陛下創法立
 制毅然當於人心可萬世通行而無弊者文臣出官銓試武臣出官
 呈試是也歷歲以來有司謹守奉行偶緣淳熙十一年有進義副尉
 何大亨者以蔭補出官自陳元係効用人乞免呈試參部遂蒙特旨
 與免此弊一開迺相攀援遂使一時特旨直作求例在法免呈試者
 惟江海戰船立功補官之人及諸軍揀汰離軍之人則法許免呈試
 即未嘗有初投效用後因蔭補出官與免試參部之法也若曰彼嘗
 從軍何必呈試此則法之所在又不容以幸免也使彼果精於武藝

則呈試之項又何畏而求免乎今若聽其展轉相承用例廢法則他
 徼幸之徒必有竄名冒籍於軍伍之中以為免試張本者臣望申嚴
 此法自王良輔始將特免試指揮更不施行仍詔有司恪守成法上
 問從軍人如何出官免得呈試周必大等奏舊法呈試中方得出官
 淳熙十年放行曾經從軍免試一兩人遂以為例上曰鄭僑繳章說
 既曾從軍自合習熟武藝何憚呈試如赴呈試不得前此從軍所習
 何事此說甚當可依舊法施行○壬辰報謝使回程先數日前上宣
 諭京鏜昨在京師堅執不肯聽樂住了十日此一節可嘉尋常人多
 說節義湏遇事方見至是進擬使副轉官上曰京鏜專對可嘉當轉
 兩官劉端仁亦比類周必大等奏不必問轉官在聖意除擢可也上
 曰只依例轉官便與除擢上又曰此事全是京鏜若劉端仁所謂因
 人成事者京鏜則毛遂也京鏜便除侍從劉端仁亦當稍旌別可令
 密院進擬除環衛官於是詔京鏜除權工部侍郎○是月雨雹○朱
 真被召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法不當輕重失宜甚至係於人倫風
 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
 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自

孝宗 淳熙十一年

後立為比較之說甚至交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前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科罰之弊未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間獲蠖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為善未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和正朋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躰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籍隸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欲聖譏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黜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和為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遏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翌日除兵部郎官熹方以足疾辭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與熹論易西

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熹以疾作在告遂疏熹欺慢即有祠命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辨之略曰考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其甚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創為道學之目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務潔脩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喫菜事魔景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發正人蓋用此術或云適此疏不果上於是胡晉臣劾栗併罷之○賑臨安飢○秋七月癸丑上出戒諭閣仲御札一紙宣示皇太子與黃洽等令閣仲留意軍務毋事交結以邀時譽之意洽等奏陛下於諸將或長或短無有不知上曰諸將長短朕皆備知因其受病處鍼之使知警懼耳○是月振諸州水灾○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是月湖北運判孫紹遠朝辭上曰祖宗時廣西益如何對曰係官賣上曰若廣西客鈔可行祖宗已行了紹遠又奏鈔法靈國害民上曰所聞不一因卿言而得其實○九月辛丑大饗明堂先是輔臣進呈禮官申請明堂畫一上曰配位如何周必大言禮官昨已申請高宗凡筵未除用徽宗故事未應配坐且當以太祖太宗並

是年宗 淳熙十五年

配他日高宗几筵既除自當別議大抵前後儒者多因孝經嚴父之說便謂宗祀專以考配殊不知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自周公言之故曰嚴父耳晉紀瞻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崇其祖以配上帝故漢武帝汶上明堂捨文景而遠取高祖為配此其證也留正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嚴父專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則其祖也上曰有紹興間典故在可以參照無疑○庚申上宣諭皇太子曰當今禮文之事已自詳備不待講論唯是財賦未甚從容朕每思之須是省却江州或池州一軍則財賦稍寬若議省軍則住招二年人數便少却將餘人併歸建康事亦有漸當今天下財賦以十分為率八分以上養兵不可不知○黃洽等奏許浦水軍統制胡世安近到都下備言許浦一軍本在明州定海後因移駐許浦是時港道水深可以泊舡後來潮沙淤塞遂移舡泊在顧逕人舡相去近二百里遇有緩急如何相就合依舊移歸定海上曰說得極是定海南北之衝下瞰山東此用舟師之便當時自是不合移也卿等更且熟議○是月錄中興節義後用吏部尚書顏師魯等之言也於是引赦書放行中興初節義顯著之家合得恩數令吏部開具奏聞○冬十月

丙寅知湖州趙恩言湖州實瀕太湖有隄為之限制且列二十七浦縷引導湖水以溉民田因各建斗門以為蓄泄之所視旱潦為之啓閉去歲之旱高下之田俱失霑溉委官訪求遺迹開濬浦縷不數日間湖水通徹遠近獲利而於斗門因加整葺乞詔守臣逐歲差官親詣湖隄相視開濬浦縷補治斗門庶幾永久從之○己巳廣西提刑趙伯湯奏本路鈔法五弊且曰曩者建議之臣以官般官賣科數百姓害及一路於是改行鈔法上以足國下以裕民莫不以為便今六年矣諸郡煎熬益甚民旅困於科抑名曰足國實未嘗足名曰裕民實未嘗裕所最可慮者緣邊及近襄州軍兵額耗減已極更不招填所在城壁頽圯無力修築卒有緩急何所倚恃臣嘗徧詢吏民向者官般官賣之時廣西諸郡誠有科敷百姓去處然不過產鹽地分所謂高化欽廉雷五州是也海鄉鹽賤不肯買故有科抑如靜江鬱林宜融柳象昭賀梧藤邕容橫貴潯賓近裏一十六州去鹽場遠若非官賣無從得鹽舊時逐州祇是置鋪出賣民間食用樂然就買不待科抑自改行鈔法以來近裏一十六州徒損於官無補於民民食貴鹽又遭科塩鈔之苦公海五州雖名賣鈔其舊賣二分食鹽元不曾

聖學 聖教 聖德

陳 新 錄

命 不 奪

書 卷

禁戢計戶計口科擾如故切謂今日之法正當講究公海五州利病
 杜絕科敷不當變近裏一十六州官般官賣之法詔令應孟明朱晞
 顏同林岳相度條具聞奏○戊子臣僚奏祖宗之時士尚恬退張師
 德兩詣宰相之門返遭譏議豈若今日紛至沓來臺諫之門猥雜尤
 甚終日酬對亦且厭苦而無說以拒其來臣願明詔在廷止遏奔競
 其有數事下謁者宰執從而抑之臺諫從而糾之至於私第謁見之
 禮一切削去果有職事非時自許相見庶幾在上者可以愛惜日力
 不為賓客之所困在下者可以恪恭職業不為人事之所牽詔從之
 ○己丑司農寺言臣僚劄子切見豐儲倉初為額一百五十萬石不
 為不多然積之既久寧免朽腐異時緩急必失指擬乞下戶部司農
 寺相度以每歲諸州合解納行在米數若干及諸處坐倉收糴數若
 干預行會計以俟對充不盡之數如常平法許其於陳新未接之時
 擇其積之欠者盡數出糴俟秋成日盡數補糴則是五十萬石之額
 永無銷耗此亦廣儲蓄之策也從之○是月置煥章閣藏高宗御集
 ○中書舍人鄭樞充賀正日使閣門張時修副之以歲暮抵燕時虜
 主病已篤傳旨令就東上閣門進書樞與時修力爭以為東上閣門

者乃臣僚進獻表章之地本朝皇帝國書宜當於此投進往復爭辯
 至漏下十數刻乃令且就館相持至元日晚忽傳其主之命以使人
 欲面進書今已過期可遣還明日虜主告殂使還未至光宗皇帝已
 受神僑迂給事中見上再三稱獎以為不辱君命他日侍從官見北
 宮壽皇顧僑曰卿守節不屈舉措得宜朕甚嘉之○十一月丙申宰
 執進呈文字間上謂皇太子曰恩數不可汎濫將來皇太后慶八十
 與朕慶七十相近若是恩例太汎添多少官如皇太后慶壽只得推
 恩本殿官屬方是○甲辰進呈臣僚奏近者百執事輪對詳見連章
 累劄猥及細微欲自今凡有輪對及詳見並不許過三劄若軍國利
 害事大軀重者不拘於此上曰輪對官說此其當上殿官多是論事
 不務大軀以至瑣屑或事有成憲者一一奏陳以多為能無益於事
 自今只用三劄○壬子進呈楊偉上書言廣西州郡役使土丁之弊
 上曰既是屢有約束不得差使土丁何用申嚴便可取問違戾去處
 上謂皇太子曰後次有如此等事便須直行不必再三申嚴徒為文
 具○十二月先是朱熹以奉祠去至是再召熹再詳遂併具封事投
 匭以進其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腹心外達四肢無一

孝宗 淳熙十五年

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覲說抃之流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開陳者雖蒙聖恩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注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并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衣糧肆行

宋監廿七

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蔽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懷薄蘭兀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嫚狎奇衰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實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

朱熹
命
相
不
得

論
俗
弊

論
道
幸

言
內
幣

言
諸
將
克

朱熹
章
奏
十
事
東

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善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窳冗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又不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其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珠玉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拍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固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觀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充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

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闕乏日甚督趣日峻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詣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矣夫將者二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垂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

執道 奉為 抑氣

周必 大留 正並 相

以益 事京 之

宣諭 內禪 意 逐位 前一 日除 授

內降 諸禪 位 光宗 即位

秉燭讀之明日除主管太乙宮正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為燕翼之謀喜嘗草奏陸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奸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躬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乃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奉新祠遂不果上

淳熙十六年春正月壬辰朔○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王藺參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蕭燧兼權知樞密院未幾奉祠○壬寅先是命廣西經略應孟明等究實塩法利害至是孟明奏塩鈔抑勒民戶流毒一方欲得復舊以解愁怨上曰初議行此事時先差胡庭直去商量非不詳密往往只是符同營儀之說今為所誤於是臣僚論列乞將儀之重賜竄責速行下俾聽從民便並依舊法施行勘會塩法已別作施行詔儀之落職罷官送袁州居住○運判朱晞顏尋奏今廣西塩名曰客鈔元無客也自乾道間變法富商夫業無復客商矣今鈔以客為名乃強稅戶之家使之承認至於破家而止尋又詔營儀之周上害民當行重罰責授安遠軍節度行

宋監十七

軍司馬袁州安置○辛亥上宣諭周必大等曰朕年來稍覺倦勤故旬日間禪位于皇太子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制有合施行事卿等可一面理會進呈○蠲紹興府和買絹四萬匹之半○二辛酉朔日有食之○蔡戡除尚書左司員外郎制詞有曰朕仰惟壽皇厲精庶政二十有八年無一日怠乃壬戌遜位辛酉猶自除已爾其一也○壬戌內降詔書略曰爰自宅憂以來勉親聽斷不得日奉先帝之几筵躬行聖母之定省皇太子仁孝聰哲又司七鬯軍國之務歷試參決宜付大寶撫綏萬邦俾予一人獲遂事親之心永膺天下之養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宮文武百僚聽詔拜舞訖赴殿庭立班皇太子即皇帝位自內出至御榻側拱手立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固請皇太子就坐皇太子固辭內侍扶掖至于七八略就坐復興次宰臣率百僚捧賀皇帝即位禮畢三省樞密院官升殿奏事皇帝亦立聽之班退至尊壽皇聖帝車駕如重華宮

堯授舜舜授禹三聖人揖遜相承古今所謂盛德弗加之事然堯考當時有歷試之命有枚卜之請有出好與戎之戒則其事殆亦有難焉者孰如今日聖父傳統聖子繼軌授受一堂光華三葉胡覲歌無所避而知歸禮樂法度有所襲而弥著哉

復輪 鄭三 事

皇子 封嘉 王 周必 大罷 相 雍 孫 立

勤非有迫於毫期之年釋負蓋欲及夫事親之心無在昔之所難
 有後世之莫及全休具美昭施罔極皇乎懿哉噫堯舜禹三聖人
 授受之事孔子蓋聞而知之乃因刪書首敘典謨叙其事為已詳
 至魯論終篇記執中相命之語猶復拳拳而致意誠以盛德之事
 照耀萬世贊揚無盡自應不一書而足况臣等親見今日揖遜之
 盛故編彙之次所以拜手稽首三詠三歎而益不能自已也
 高宗即位六年而育孝於宮中又三十年而以天下傳
 之孝宗孝宗即位十年而建光宗於東宮又十有八年而以天下
 傳之光宗其親相傳受無以異堯舜授舜禹之事嗚呼盛哉
 ○立妃李氏為皇后○上至尊壽成帝后尊號皇帝曰至尊壽皇聖
 帝皇后曰壽成皇后○大赦○上壽聖皇太后尊號○詔求言尋詔
 前宰執各言事○下戒勵詔○詔職事官日輪面對用紹興二年三
 十二年之制其後秘書郎兼權吏部郎官鄭湜因轉對首言三代以
 還本朝家法最正一曰事親二曰齊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經也
 自昔帝王雖有天下之富而不以天下養其親惟高宗享天下之養
 壽皇躬天子之孝二十有七年人無間言此聖賢之所難也陛下率
 而行之當如壽皇然後無愧也本朝歷世以來未嘗有不賢之君蓋
 祖宗家法最嚴子孫持守最謹也后家待遇有節故無恩寵盈溢之
 事忠嬪進御有序故無忌嫉專恣之行官禁不與外事及無科誅

官進見有時志意不通休沐之日或至多講讀而六君之
 之人與王親狎朝夕無間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之願
 陛下盡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豈不義以止內治之紀綱
 明教子之方以壽萬世之基本又曰竊謂道路之言或謂宮中燕飲
 頗併費用倍加使嬖使令往往親暱中外章奏付出稽緩願陛下奮
 發乾剛一洗舊習首燕飲節用庶親正人勤省覽○三月皇子擴進
 封嘉王○夏五月周必大罷相判潭州未幾奉祠○秋八月戊子朔
 詔侍從各言時政得失○九月詔今後省試定以二月一日引試○
 冬十月詔大臣裁節冗費○十一月詔遵祖宗成憲用何澹之請也
 雁破例之事斷不可啓○是歲虜子雖死而為大定之二十九年雍
 即也仁厚不用兵北人謂之小正壽其大正允恭早卒立其孫璟
 明年改明昌元丙辰改承安辛未以泰和泰和三年始以繼本朝定
 為土德蓋不數遷人也

